

楊開道著

農村問題

世界書局印行



農村問題

第一章 農村問題的解剖

農村是社會的一種，雖然有一定的地域，但不是由幾千百畝農地所組織成功的。農村的主人翁是農民；是居住該區域的農民，是耕種該區域農地的農民。他們一個一個的講起來，便叫農民，一家一家的講起來，便叫農家；一村一村的講起來，便叫農村。一人有一人的問題，一家有一家的問題，一村也有一村的問題。一村的問題，不是任何個人的問題，不是任何家庭的問題，而是全村農民共同的問題，大家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因為他們同居在一個區域，同是一樣職業——農業，所以有許多相同的問題，共同的問題發生。這許多問題，要是一人一人的去解決，一家一家的解決，不知要耗費多少光陰、精力和金錢。有時關係太密，局部的解決，

簡直是不可能。因為社會是分工的，互助的，一個局部的問題，關係全體。全體中只要有一部分不良，其餘的部分，都要受很大的影響。譬如一條長鏈，由許多短環串成，只要有一個短環破裂，全鏈的功效都失去了。一村裏面有一個壞人，全村的名譽，全村的幸福，便要受極大的打擊。各人自掃門前雪的自利主義，已經證明是最不經濟，最方便的辦法了。所以要解決全體的問題，還是大家努力的好，還是共同工作的好。

但是這個大家共同的問題，究竟是甚麼問題呢？美國最有名的農村社會學家嘉爾賓氏 C. J. Galpin，在他那部名著農村生活 Rural Life裏面，曾作過一番很精細的研究。他的正式解釋是「怎樣能使農村人民解除生活和工作上的壓迫和束縛，不管他們是為需要所強或是為成訓所拘，他們才能得着廣泛的交友和心靈的接觸？」

How shall the rural population liberate itself from the restrictions and repressions upon its manner of life and labor, whether in some degree forced upon it inevitably by the

necessity of the case or blindly accepted from tradition, so as greatly to extend its acquaintance with persons and increase its contacts with the human mind? 他認定農村社會問題，農民共同問題，是心靈的束縛，心靈的不發達，不自由。他的解決方法，是去增加人類接觸 Human Contact 的數量和種類，提高人類接觸的品質和效能。他的口號是「人類接觸，多人類接觸，更多人類接觸」Human contact, more human contact, still more contact。 (註一) 他在他的新著農村社會問題 Rural Social Problems

分析美國的農村問題，說是一個從邊鄙生活進到現代生活的問題 The problem of mounting from the lower level of frontier organization up to the level of modern life。

(註二) 美國農地多係新近開闢的，他們的農民多半是墾民，在墾區裏面掙扎着。要是沒有人去幫助他們，他們為環境所壓迫，也許墮落成爲賣氣力，像牛馬般的農夫 Peasant，不能享受「現代農民」Modern farmer 的生活。這是從進程方面去看，和上面所說的心靈束縛，真正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特勞 C. C. Taylor 教授雖然是後起之秀，但是他那部農村社會學——農村問題的研究 Rural Sociology: A Study of Rural Problems，對於農村問題的分析，確有獨到的地方。他說農村問題只有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一面，是農村效率問題；這個問題的他面，是農村幸福問題。（註三）農民的效率太低，當然不能有很富的生產，很多的收入，很好的享受。反過來說，農民生活太苦，也沒法去增加效率。當然不能說效率增加了以後，幸福一定增加；幸福增加了以後，效率一定增加。不過效率增加是幸福增加的一個必要條件，幸福增加也是效率增加的一個必要條件。農村幸福問題的精髓，據特勞氏意見，是如何利用外來的資料，如何交接外界的人民，如何發展自己的家庭和社會。…… how to draw from these outside sources, how to get in touch with these other people, and how to develop his own home and community life. (註四)

農村效率問題從全國方面着眼，是公民效率問題；從個人方面着眼，是生產效率問題。農民必需是一個高效率的生產者，也必需是一個高效率的公民，才能夠增加農

業生產，改善農村生活。

他們兩個人的分析，都有過人的地方，不過缺漏還多，不能包括一切的農村問題。在沒有解剖農村問題以前，當然要知道甚麼是農村？甚麼是問題——社會問題？才能知道甚麼是農村問題？農村最簡單的解釋，是以農業為主要職業的地方共同社會。他是社會的一種，由許多人民組成；他們居住在一定區域以內，大半是務農為生，並且有許多的共同興趣，共同事業。這樣說起來，農村問題決不是農業問題；農村問題是拿人作主體，人和人的關係作主體；農業問題是拿農業生產作主體，生產技術和經濟作主體。農村問題也和農民問題不同了。農民問題承認農民是一個階級，承認農民階級裏面還有大農、小農、中農，或是自耕農、佃農、僱農、農奴許多階級。所以農民問題所討論的，無非是這一個階級的專橫，那一個階級的困苦，這一個階級的打倒，那一個階級的解放。農村問題所討論的是農村社會全體的問題，整個的問題。不管他是農民，是工人或是商人（農村社會裏面也有少數的工人和

商人)，不管他是大農、小農或是中農，不管他是僱農、佃農或是自耕農，我們只按照平等的原則，互助的原則，去謀他們全體的幸福——不僅是最大多數人民的幸福。

講到社會問題的意義，我們暫時可以採用愛爾烏德 Ellwood 的主見。他說社會問題是人與人相關問題，人與人共同生活問題 *the problem of the relations of men to one another; the problem of human living together*。(註五) 社會是人們組成的社會；他們彼此的關係，有許多不調協的地方；他們共同的生活，有許多困難的地方，那就發生問題了。其實社會問題，可以拿失調 *Maladjustment* 一個名詞去解釋他。人和人的中間失了調和，當然發生衝突，引出社會問題。人和天的中間失了調和，人們也免不了受自然的壓迫，引起許多社會的困難。

知道農村和問題的意義以後，我們才可以進一步去討論農村問題的意義。農村問題當然也是社會問題，人與人相關的問題，人與人共同的問題。相關問題是內部問

題，局部和局部的調和問題；共同問題是對外問題，農村和天然或是都市間調劑問題。農村問題的整個問題，只是「一個調劑 Adjustment 問題。分開講起來，這個調劑問題却有兩面；一個是內面，一個是外面。對外調劑問題，第一個當然是和自然界的調劑；怎麼樣去避免自然的壓迫？怎麼去利用自然的勢力？自然界的勢力，雖然經過科學的攻擊，減殺了不少，但是在農村裏面，他的勢力，還是十分偉大。五省旱災，十三省旱災，永定河決口，黃河決口，今年和去年的蝗患，不是自然壓迫的表現嗎！對外調劑問題第二個，當然要推都市和農村的調劑問題。近來工商業發達，農村的手工業，完全爲大工業所吸收，農村的資本的人工，也大部分移到城市去了。「農村衰落」，農村「人口空虛」 *Folk depletion*，一邊的喊着；歸農運動，「到田間去」的運動，在那一邊反動着。農村和都市的調劑，不僅是農業和工商業的調劑，並且是農村人口和都市人口的調劑，農村習俗、成訓、制度和都市習俗、成訓、制度的調劑。對外調劑問題的第三個，是農村和政府的調劑問題。農村的

自主權，應該保持到甚麼程度，政府的威權，應該擴充到甚麼地步，才不至毀滅農村的自動力，才不致阻礙國家的統治權。對外問題的最後一個，便是一個農村和旁的一個農村的調劑問題。距離很遠的農村，當然關係很少；鄰近的農村，有時發生最密切的關係。他們的農產，在市場上競爭；他們的店舖，在農村裏競爭。甲村的蝗虫，難免不飛到乙村；乙村的牛瘟，也難免不傳到甲村。甲村的兒童，有時到乙村去上學，乙村的婦女，有時到甲村去燒香。他們可以聯絡起來，辦理地方種種，經濟合作，衛生檢疫以及其他種種事業。簡短的說起來，兩個鄰近的農村，好比兩個隣人，彼此利害的關係，共同的事業非常的多，沒有相當的調劑，無論那一個農村的進步，都是很困難的。

內部調劑的問題很多，譬如特勞氏所稱效率與幸福問題，便是一個內部調劑問題，是農民自身的工作和享受問題的調劑。農村生活的各方面，如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社交生活，宗教生活等，假使有畸重的發展，或局部的殘缺，便會發生社會問

題，需要我們的調解。農村的各種團體，如自治會、學校、合作社、廟宇、家族等，彼此間應當有相當的了解，相當的合作，才能盡他們的能力，為全社會服務，為全人民謀幸福。各個人的中間，也應當有適量的調劑。大多數的農人，雖然可以大多數的勢力，主持農村一切事務，但是最少數的工人和商人，也是不可忽略，不可欺侮的。他們的人數雖少，他們的功用，在農村社會裏面是必要的。沒有工人，誰去替農人收拾農具，修補房舍！沒有商人，誰去替農人販賣農產，購買日用品。工人商人取價太高，賺錢太多，當然使農村社會發生問題；農人太壓迫工人商人，也足以使農村社會內部失其調和。

就是農人自己裏面，需要調劑的地方還多。真正的農人——土地的耕種者，和牲畜的飼養者——和似是而非的農人——土地的所有者和牲畜的所有者——他們中間的關係，何等重要，在現代社會裏，尤其是農村社會裏，簡直成了一個中心的問題或首要問題。當然地主和資本家廢除了以後，這個問題也會同時解決，不要引起我

們的注意。但是在二十世紀的世界，資本主義方興未已的世界，我們也得想一個權宜的辦法，去調劑這兩種階級的關係，一方面免除地主和資本家的壓迫，一方面避免農人的暴動，使大家都有一條生路可走。直正的農人，裏面又有大農、中農、小農之分，僱農、佃農、自耕農之別。不要用資本主義的方法，大農去吸收小農；也不要社會主義的方法，小農去打倒大農和中農。一個農家的土地太少了，不能維持他們的生活；土地太多了，不能盡土地的能力。所以大農和小農，都是不經濟的，不社會的。應該慢慢的擴大小農的面積，縮小大農的面積；不應該你併吞我，我打倒你。僱農、佃農、自耕農中間的關係，也是如此。資產階級的自耕農，不應當壓迫無產階級的僱農和佃農；無產階級的僱農和佃農，也不應當打倒資產的自耕農。他們彼此爭執，彼此衝突，便會發生問題。我們社會所需要的是調和不是衝突，是合作，不是戰爭。當然社會進化派——達爾文的徒子徒孫們——主張人們也照著生物的先例，去拚個你死我活，使戰勝的單獨存在。但是人類的動物性，到底比較

少一點，同情心到底比較大一點。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家，或者了解不深，同情不大，還可以施展野蠻的手腕。同在一村的農民，他們的經濟狀況，雖然有一點不同，他們的農地面積，雖然有一點差別，那樣激烈的手段，是拿不出來的。

個人和個人的中間，家庭和家庭的中間，團體和團體的中間，固然應當有調劑；個人、家庭、團體的中間，也應當有調劑的。中國社會，尤其是中國農村社會，沒有個人的地位，沒有社會的地位，只有家庭的地位。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真是中國家庭「閉門主義」的寫照。門以內事事以全家為前提，個人的興趣，個人的幸福是不管的；門以外事事以本家為前提，他家的利益，他人的利益也是不管的。這種極端家庭主義的發展，是個性發達和社會事業的大障礙，是農村社會的大問題。農村社會還有一個內部問題，也是近代農村生活裏面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有新舊調劑的問題。舊的人物擁護舊日的思想，舊日的利益，舊日的方法。他們一方面迷信過去，以為他們的先輩，是何等的偉大。並且因為舊日的方法，經過幾

百幾千年的試驗，一定是十分完善的。新的人物自從受了科學的洗禮，相信世界是進化的，文化是累進的，人類是創造的，便想種種法子去改良舊的，創造新的。這信仰的不同，結果便發生新舊的爭執。農村社會因為家庭勢力很大，個性不能發達，社會教育很少，人民智識太低，所以新的勢力非常薄弱，舊的勢力非常偉大。中國幾千年來社會進步很少，就是舊勢力的表示。二十世紀的農村，他內部的生活，簡直和十世紀以前相差差不多。為謀社會安定，舊的習俗，成訓和制度，不能不有相當的地位。但是為謀社會進步起見，那已經失却時效的舊制，不能不代以相當的新制。

這個新舊調劑的問題，引起一個社會進步問題。從橫面去解剖農村社會，我們只看見許多的份子，和他們彼此的關係。從縱面去解剖農村社會，我們只看見他們整個的或分段的進程。從原始的個人極端自由，跑到個人衝突，結果釀成個人的專制和壓迫。這是一個墮落的過程，是由原始的村落社會下降到封建社會和農奴社會的

一段路程。個人經過了幾千幾百年的壓迫，慢慢的向自由的路上，解放的路上進行。個人的身體自由了，經濟自由了，信仰自由了，他們又去力爭他們應有的主權。這便是農村社會復興的，進步的一種過程。關係不調，是社會問題發生的原因；進步毫無，是社會問題發生的一種徵象。社會內部或外部關係不十分協調，社會一定不能進步；社會沒有進步，一定是因為社會裏面或是和外界發生不調的現象。所以拿關係去解釋社會問題也可，拿進步去解釋社會問題也可；從橫面去解剖社會問題也可，從縱面去解剖社會問題也可。

(註一) 見嘉爾賓農村生活第五十七頁

(註二) 見嘉爾賓農村社會問題第十頁

(註三) 見特勞農村社會學第二十七至二十八頁

(註四) 見特勞農村社會學第二十八頁

(註五) 見愛爾烏德社會問題，中文譯本在第十頁

第二章 農村問題與都市問題

談到農村問題，便不能不談到都市問題。因為在近代社會進化過程中，都市處處是農村的前驅。近代社會進化史，工業革命是第一頁。工業革命以後，緊接著農業革命；機器替代人工，農業科學化，農業商業化。一方面豎立現代都市，採用科學利器，改革舊日禮俗；一方面演進現代農村，以科學的方法，平等自由的原則，處理各個的及共同的事務。都市不惟是農村的前驅，並且是農村的大對頭。農村的手工業，被都市的工廠制度排擠了；農村的人口和資本，被都市的工商業所吸收了；農村的領袖，被都市的機關所引用了。農村處處是吃虧，都市處處是得勢，不是一個社會競爭的失敗者，便是一個社會進化的落伍者。這種畸形的發展，固然與農村以極大的不利，但是全社會也未必能好好進行。因為都市和農村，好像是一把剪刀的兩刃，少了一個，社會便不能生存，缺了一個，工作便不能順利。何況農民是糧

食的生產者，原料的供給者，占有絕對必需的地位。沒有都市，農民尚可自食其食，自衣其衣，過他們自足農業的生活；沒有農村，全體社會——連都市在內，都沒有存在的可能。所以談到農村問題，不能不顧到都市問題，談到都市問題，尤不能不研究農村問題。

農村問題和都市問題比較的研究，可分爲：相同的問題，相互的問題，相異的問題。相同的問題，是都市和農村共有的問題，不過時因農村進化要遲鈍一點，所以總是都市在前，農村在後。人口的減少，人口生產的減少，在許多都市裏已經是到了最低的限度，農村裏面獨身，晚婚和生育節制，也暫暫步都市的後塵，緩緩的下降了。家庭勢力在舊日是何等的偉大，自從自由思想普遍以後，凡經濟可以獨立的青年，都在那裏過他們小家庭的生活了。就是經濟不能獨立的青年，也在那裏叫喊着，掙扎着，要求家庭壓迫的解放，個人行動的自由。都市裏面的父母，久已不能操縱他們兒女的職業、經濟、婚姻和其他一切的命運了。農村的父母，雖然是竭力

去維持他們的威權，但是受過教育的青年，已經開始和他們的父母宣戰了。他們若是變本加厲，老是那樣倚老賣老，大規模的家庭革命，總有爆發的一天。舊日的習俗，成訓和制度，都根本上發生動搖了。衣食起居和一切的經濟制度，當然是顯而易見，一樣一樣的改變了。就是舊日的道德標準，也為一班青年所鄙棄，而代以合理的，相對的標準了。農村和都市都是如此，不過農村的進行較緩耳。總結的講起了，近代的農村和都市，有兩條共同的道路；一條是物質文明的進化，一條是精神文明的改組。都市的物質文明，已經發達到了十二分；農村正在那裏緊追着，尤其是新大陸的富農。精神文明方面，在都市裏舊的差不多已經完全廢棄，新的也建立了不少；在農村裏舊的文明還占強大的勢力，新的文明還需要若干年的奮鬥，才能推陳去舊，造成民主的農村社會。

相互的問題既不是相同的問題，又不是相異的問題，乃是農村和都市互有關係，互相消長的問題。趕着現代的潮流，讓農村的人民，一個一個的去都市化呢！還是

故步自封，維持我們老農勤儉的美德，不為流俗所移呢！主張第一說的人們，說第二說的主張者是落伍、頑固、保守，不配在二十世紀的世界裏生活着。主張第二說的人們，說第一說的主權是趨時、模倣、劣化，歎為時局日非，江河日下。其實第一說的主張者，只看見農村的落伍，都市的發達，以為把農村都市化了，便可以解決農村各種問題。第二說主張者，心裏雖然羨慕都市的發達，但是覺得代價太大了，危險太多了，反不如保守農村原有的局面好。要知道農村是農村，都市是都市，農村有他自己特殊的背景，有他自己特殊的生活，模倣都市，向都市的路上走，是絕對不可能的。但是都市的優點，也未嘗不可採擇，來補救農村的缺點。反過來說，農村固有的優點，像勤儉這一類的美德，是應該維持的；農村本來的缺點，像頑固、簡單，是應該補救的。不過補救的方法，不一定取材於都市。都市有可借鏡的地方，當然要分別採用。都市沒有或都市也不十分美滿的地方，便應該應用社會科學的原理，按照農村社會的情形去設法補救。都市是農村的前驅，在許多方面是真

確的。不過有的時候，我們不應該去蹈都市的覆轍，應當另求門徑，越過都市的困難。農村的人民太頑固，難道應當學都市人民的滑頭嗎！農村的人民太簡單，難道應當學都市人民的奸巧嗎！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整個的破壞，整個的建設，尤其是整個的模倣，是絕無道理的。截長補短，推陳出新，才能夠把我們的農村社會，逐步改良，農村問題依次解決，都市化的主張，未免太籠統，農村文明的維持者，也未免太落伍了。

上面的相互問題，是把農村作主體，都市作陪襯的。還有許多人，以為都市發展太過了。幾十百萬人口，擠在一塊小的地面上，地價漲得特別的高，生活程度也隨之增長；交通十分擁擠，腦海所受的刺激非常的多而且雜；裏面甚麼樣子的人也有，甚麼樣子的事也做。加以貧富相差過甚，階級的距離又遠，弄到內部常常發生衝突，發生問題。他們認為這許多不好的現象，都是因為人口太多的原故，好像牛羊太多了，就容易發生瘟疫。所以他們主張分散都市的勢力，使工業地方化，農村美

術化。一方面按照原料或動力的供給，在各地方開設工廠，不再羣集於大都市。一方面改良農村的生活，使農村成爲一種美麗、便利，而且價廉的住宅區。專門在都市住家的人們，當然可以搬到農村裏去；就是都市的商人，公役也未嘗不可以到附近的農村去住家，去享受那天然的美景，清潔的環境。他們要去發展農村，不是爲着農民的幸福，乃是爲着都市的危險。他們相信過了幾百年以後，農村都會變成都市，變成無數的小都市。這些人的觀點，是拿都市作主體，農村作陪襯。都市方面我們暫且不去管他，單去研究農村，——全部的農村，是否可以都市化。農村裏有一點工業，尤其是時節工業 *Seasonal Industry*，可以利用農民的閒暇，增進農民的收入。但是還有許多問題、資本問題、技術問題、動力問題，都應當加以相當的注意。都市裏面的工廠，規模宏大，組織完善，所以他們的工作效率，常較小工廠爲高。近代工業進化的趨勢，好像是工業集中，我們若是和這個天然趨勢去反抗，恐怕代價太大，結果太少了。

人口的消長，也是農村和都市相互問題之一。農村的人口，尤其是優秀的分子，老是向都市裏跑。有許多人以為這是一個不好的現象，這是表示農村生活的缺憾，和農民對於農村生活的不滿。這種現象假使繼續下去數百年，都市一定有人滿之患，農村一定發生人口空虛 *Folk Depletion* 的病症。其實農村人口向都市裏跑，並不見到農村生活的崩壞。因為農村生產率 *Birth Rate* 比較都市為高，農村的人口太多，都市的人口太少，所以農村的人口自然的向都市遷徙。有的時候農場面積擴大，農民效率增高，一部分的農民，足以供給全國人民的食糧和原料，剩餘的農民，自然向都市發展去。因為農業是以土地為基本，土地是有限的，所以農業愈發達，農民效率愈高，需要的人工愈少。工商業是拿資本作根本的，資本是無限的，可以隨便增加的，所以工商業愈發發，需要的人工愈多。單是人口減少，不算是農村一個問題；人口太多，恐怕還要發生失業的問題呢！優秀分子的他遷，剝奪農村的領袖人才，倒是農村的一個重要問題。領袖是一個社會的精華，一個社會的動力，沒有

他，社會內部，便會發生變亂，社會進步，便不容易進行。農村沒有訓練領袖的地方，所以他的子弟，一定要到都市去受訓練。等到他們的訓練完成了以後，他們的都市化也完成了。都市如何好，農村如何壞，尤其是都市的物質享受，不能使他們忘懷。所以農村訓練了一個領袖，便失去一個人才，結果還是沒有領袖。在都市方面，自己的領袖已經不少，又加入農村遷來的領袖，領袖太多，反不易發展他們的天才。丹麥的農村學校，江蘇近來新興的許多鄉村師範，和平民教育促進會所主辦的育才學校，便是解決這個問題的許多試驗。

農村和都市雖然有許多相同的問題，相互的問題，但是因為他們兩個根本上就有許多差別，所以相異的問題，也是特別的多。農村的人民因為距離較遠，交通不便，所以接觸的機會很少。農民每天所接觸的，只是自己家裏幾個人，和附近的鄰人。這種單調的刺激，對於農民心靈的發達，效力非常的小。農民的腦海裏，滿裝着六畜五穀，妻子兒女的思想，對於社會幸福，國家前途，世界大勢，一點也不知道。

。這樣簡單的心理，怎樣能在二十世紀的世界，和都市的工人商人謀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競爭呢！都市的人民，因為距離太近，交通極便，刺激往往太過，養成一種不定的心理。雖然他們智識較多，反應較速，能應付現代的環境，但是人們總覺得都市生活太紛擾了，不如農村的幽閒。

都市問題裏面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勞資衝突問題。從前農村的小工業和農業，都是以家庭為單位。因為工具簡單，資本狹小，所以家庭自己一面供給人工，一面供給資本。自從機械革命以後，製造往往需用大規模的機器，價值恆至數十百萬元。一家的力量，當然不能購買這樣昂貴的機器，必定幾千百家聯絡起來，才能夠實行大規模的生產，結果便是公司制度的成立。本來手工業的工人，集合他們的資本和他們的勞力，也可以購買機器，開設工廠。不過他們的資本太少了，並且他們不願意放棄他們的獨立，所以公司的股份，多被一班有錢的人佔去了，便成功一種所謂「資本家」的階級。他們有了資本，有了機器，便去招集沒有資本，沒有機器的

人們去替他們作工。公司的主權，完全操在資本家手裏，在分配利潤的時候，自然不免有偏私的事實。結果資本家是不勞而獲，享受他們繁華的生活；勞工是胼手胝足，不能得一飽。這工作的多寡，生活的懸殊，便成了勞工階級仇恨資產階級一個張本，釀成了近代的勞工運動。在農村一方面，農業還是小規模的生產，還是拿家庭作單位，農作的工具還是由農人自己供給的。所以都市有勞工資本家的分別，農村裏面是沒有的。不過有好些農人，買不起土地；還有好些地主，不願意去耕種土地。所以地主把他們所有的土地，租給農民去耕種，而收取一種相當的代價——租金。地主好像是資產階級，佃戶好像是勞動階級，和都市裏資本家工人差不多。不過我們要記得只有一半的農民是分爲地主和佃戶的，其餘的一半，他們自己是地主也是佃戶。就是佃戶的地位，和工人的地位大不相同。佃戶對於土地的處置，農事的管理，有完全的自由。農作的工具，在普通情形之下，是由佃戶自己供給的。佃戶惟一的擔負，不過是一點租金，比較利息還輕的租金。工廠裏的工人們，工具完

全是人家的，工廠裏的事務，一點也不能過問，他們惟一的權利，就是一點細微的工資，不足衣食的工資。當然地主和資本家都是不勞而獲，都有被打倒的資格。但是地主的收入，沒有普通利息的高；資本家的收入，却超過普通利息。打倒起來，都市的資本家，應該在農村地主之先。

都市因為勞資兩階級的分馳，貧富上發生極大的差別，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農村裏的地主，雖然是要比佃戶闊一點，但是佃戶也還能勉強敷衍，地主也不過稍為寬裕，不像都市資本家那樣窮奢極慾。因他階級的不同，財產的多少，勞工階級在教育上、政治上、事業上所有的機會，也比資產階級為少。所以不惟貧富懸殊，就是智識上，能力上的差別，也是非常鉅大。農業生成就是一個中等職業，最適宜於中等人材。太笨了不能了解千變萬化的農業作業；太聰明了不能忍受曝露、風霜、重覆、單調的痛苦。一個農場的規模不能太大，資本不能太多；但是無論那一個農場，總得有一片土地，一點資本，所以農業和農民，都不是極端的。

具體一點說起來，那現代三大社會問題——貧窮問題，罪犯問題和娼妓問題，都是城市問題。因為勞資的分歧，貧富的極端，有許多人老是在水平線的下面生活着，或是靠着慈善機關的收濟。還有許多的人，不願意過那困難的生活，便去另覓途徑，男的去作盜匪，女的去當娼妓。當然都市財富的積聚，容易啓盜匪的貪心，獨身的太多，激起性慾的需要。不過這三個問題，都是因為工業革命以後，社會經濟改變，都市過度發展所促進的。農村富人不多，窮人也是很少，貧窮問題差不多不成問題。農村窮人既少，彼此又互相認識，便不敢去爲非作惡，當娼作奴，所以犯罪的人也很少，當娼的人更不容易多見。總而言之，都市五流雜處，容易藏垢納污；農村則多係農民，奸人不容易混入。

農村問題既然和都市問題有許多的差別，都市問題解決的方法未必能適用於農村問題。一班社會主義的信徒，依照生產工具爲生產者所有的信條，要去國有或共有資本和土地。工具的資本，像機器房屋等必需聚在一塊，工作的人不能一個一個的

分別佔有。所以不是爲國家所國有，便是爲人民所公有。舊日的資本制度，佔有資本的人民，不是利用資本的人們，才有勞資階級的分化，勞資衝突的結果。只要利用資本的人們——生產者，能夠充分的發展，自由支配資本的使用，和生產的利潤，佔有的方法——國有、共有、合有，我們都可以不去管他們。農村的土地是散開的，把幾千萬畝農地聚在一塊，工作便發生許多的困難。工廠是愈大愈好，農場却有一定的限度。無論是國有，共有或是私有，農地必需割裂成許多小農區的。爲甚麼一定要多費手續，叫幾千百萬的農民，去共管幾千百萬個小農區，不叫一個農民去管理一個小農區呢！就事實而論，農地共管，差不多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農民最大的希望，就是佔有農地。他們知道土地在農業生產上的地位，所以旁的事情，都可以犧牲，土地是不可犧牲的。澳洲的社會主義信徒，創造了不少的國有農區，想永遠的租給農民去耕種。他們不需花費很多的金錢，去購買土地，每年只繳納一點最小數的地租，便可以自由使用，永久使用，和自己的土地一樣。但是農民總是

不滿意於租得的土地，總覺得不是自己所有——自由而永久——的土地，寧願多費金錢，去購買國有的農區。俄國共黨把土地交給農民，在他們以爲是交給農民全體，但是農民却要交給他們個人。俄國共產政策的失敗，資產制度的復興，就是農民不願和土地分離所釀成的。社會主義者尤其是共產主義，總主張用階級鬥爭的方法，去謀社會的進步。資本階級如何壓迫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如何可以打倒資本階級，每天都在那裏宣傳。都市資產階級是佔少數，無產階級是佔多數，多數抵抗少數，多數是容易成功的。但是農村裏沒有真正的資本階級，也沒有真正的無產階級，自耕農不消說是一個半資本階級，就是佃農也多少有一點資本，毫無資本的僱農，在農村是佔極少數的。極少數的僱農，極少數的無產階級，怎樣能在農村生活裏面奪取政權呢！所以他們一方面鼓吹無產階級革命，一方面叫稍爲有一點資本的佃戶去打倒地主，並且叫小康的自耕農，去拋棄他們那一點資本家的剩餘，去加入無產階級的戰線，去打倒資產階級。試問這三種農民，能夠聯絡起來，去參加勞工的戰

線，內部一點不發生問題嗎！自耕農自保之不暇，何能參加敵人的戰線。佃農打倒地主以後，也會把他那一塊土地寶藏起來，去自耕自食。就是毫無根基的僱農，獲得土地以後，也不願和土地分離，永遠作一個無產階級的份子，他們在進攻資本階級的時候，目的是相同的，不過戰勝了以後，便有點同牀異夢，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都市恐怕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農村便要算是自耕農的世界，無產階級沒有法子可以攻入，就是攻入了以後，也會爲土地佔有慾所煽動，去加入自耕農的行列的。

第三章 農村問題的歷程

農村問題雖然是由於社會失調，無論在那一個時代都是如此。但是內部的造因，和外部的表現，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特徵，不能籠統的去討論。農村社會在進化裏面，可以分爲五個時代，每一個時代都有一個或幾個特別的問題，需要我們的注意。在第一個時代，人們發明了種植的方法，能夠產生多量的糧食。他們便拋棄

固有的遊牧生活，選擇一塊相當的農地，永久的去耕種他。種植的收入，雖然比遊牧爲多，但是種植方法十分粗放，生產還是很低，常常不敷農民的需要。所以他們對於生產方法和生產最要的土地，管理非常的嚴。因爲農民個人和農村全體的命脈，都在這一塊土地手裏，所以他們不能不特別注意。怎麼樣才能充分的去利用土地？怎麼樣才能生產足量的食糧？是第一時代的農民所時刻不忘，最爲關心的問題。其餘的問題，在第一時代的農村生活裏面，當然也有相當的地位。但是肚皮經濟是比任何問題爲重要，吃飯問題沒有解決以前，農村的其他問題，是顧不到的。歐洲古代的村落社會 Village Community，便是農村社會第一個時代的產物。村落社會的土地，當然是公有的，因爲那個時代私產制度僅限於私人用品，在生產食糧裏面最重要的土地，當然不許那一個人或一班人私有的。公有的土地，分配得非常巧妙。中心的土地，劃成許多的小區，分給村民永遠作爲住宅和園圃。這個住宅的中心點，便叫作村落，村落社會之名，便是由這個住宅中心得來的。最外部的土地，便

籠統的劃作公共的牧場，無論那一個村民，都可以去放牧。住宅區的分配，比較簡單，並且不輕易更動；牧場無所謂劃區，他的使用也自由得很，他們在村落社會裏面，都不占重要的地位，不發生重要的問題。惟獨中間大部分的耕種區，因為和村民的衣食有關，分配上和利用上發生重要的問題，需要週密的調劑。全村的耕地，通常劃成許多小區，平均的分配給每家，或是按照男丁的多寡，分給每家。這土地的分配，每隔若干年以後，重行舉行一次，或是按照男丁的變動，隨時調劑，使人和地得到相當的調劑。耕作的時候，採用何種作物，在何處栽種，何時下種，何時收穫，以及其他一切的作業，都是先在村落議會 Village Assembly 詳細討論，宣示村民，然後村民再依照村落議會的意旨，去耕種他們分得的土地。他們對於土地的分配和作業的進行，這樣的注意，就是表示這兩個問題在村落社會所占的地位。中國古代的井田制度和農業行政，發展得十分的完善，甚至以為後人的一種理想和附會，也不過表示土地分配問題和作業問題在第一時代所占的位置。

第二時代——封建制度的時代，土地分配問題和作業問題，雖然還占重要的位置，但是農民連自己身體的主權都喪失了，更顧不得土地和作業。土地分配和作業，只是「主公」的問題；身體自由的問題，才是農民的問題。其實土地分配問題和作業問題，在這一個時代中，都有較好的辦法；不過失去身體上的自由。所以覺得這一個時代的問題更大。土地分配，還是先分成住宅區，耕種區和牧區三種。耕種區有一小部分——大約四分之一，是爲主公所獨享，其餘的先劃成三大區，每區又劃成一畝，半畝或四分之一畝的長條。每一個農民，按照他們的身分——自由農民，大農奴或是小農奴，可以分得許多的長條，平均分配在三大區的裏面。他們要東一條，西一條的分給農民，爲的是要使農民得着同遠近，同品質的農地。這個法子是十二分的公平，不過農民要東西往來，多費許多的脚步，並且長條式的農地，很不適宜於農事的作業。土地的分配，在這一個時代比較精細；生產的方法，也有不少進步。作物的種類，已經增加不少，除了最近發明的幾種作物以外，其餘的差不

多全都有了。農作工具，也發明了不少，可以增進生產的效力。尤其是農作制度，很有現代輪栽制度的意味。全體耕地之所以劃成三大區，就是爲着三年輪栽制度的實施。普通一大區，栽種小麥黑麥等秋栽作物，一大區栽種燕麥小麥碗荳等春栽作物，第三大區則休閒。第二年休閒的大區則種秋栽作物，秋栽作物區則種春栽作物，春栽作物區則休閒。第三年第一區種春栽作物，第二區休閒，第三區種秋栽作物。總是秋栽作物在先，春栽作物繼之，休閒又繼之。三年的裏面，種兩次作物——三年兩熟制。其實休閒的年限，並不是完全休閒，秋栽作物的背後，也有兩季的休閒。譬如今年秋季種小麥，明年夏天收穫，秋天和冬天便休閒；後年春季種大麥，秋季收穫，冬季和次年的春季夏季便休閒。第四年的秋季，又可種小麥，舉行第二次的輪栽了。

上面兩個問題雖然十分重要，但是和農民自由問題比較起來，便不算問題了。普通人民是主，土地是屬於人民；這個時代「主公」是主人翁，土地屬於主公，人民

便屬於土地。當然主公也給他們一點土地去耕種，但是他們不能離開土地，不能放棄耕種。他們除了給主公一部分的產品而外，還要替主公服勞役若干日，太約一星期三天的多。主公又立許多的名目，去壓取農民的脂膏；遺產的承受，要給主公以極大的代價，婚嫁的時候要取費，奸通的時候更要取費，賣東西要取費，到外面去也要取費。身體的不自由，經濟的壓迫，法律的壓迫，農民的生活，完全是奴隸的生活，牛馬的生活。但是壓迫愈高，反動愈甚，封建制度底下的農民，屢次起來反抗主公。在英國有一三八一年的農民革命，法國有一三五八年的農民革命，德國有一五二五年的農民革命，都是轟轟烈烈，振動一時。雖然當時沒有成功，但是直接的，間接的都能引起全體民衆的覺悟，促短封建制度的生命。俄國的封建制度，尤其是暗無天日；俄國的農民運動，也是比其他各國爲激烈。以俄皇的威權，也不能不表示退讓，自行廢止農奴制度。中國的封建制度，比較任何國家爲和緩，雖然有「四海之內，莫非王土；四海之民，莫非王臣」的觀念，但是人民的地位很高，賢

明的君主，莫不愛惜民衆，抱着「民爲邦本」的思想。所以身體自由的問題，在中國的封建制度底下，不算是一個中心問題。

人心是不足的，身體得了自由以後，便想到農地的占有。在封建制度以前，私產制度尙未發達，人民不知割裂土地，據爲己有。自從有了封建制度，土地主權，完全操縱在主公手裏；有了土地，便可以操縱耕種土地的人民。在封建制度下生活的人民，身體尙不能自由，更談不到土地的占有。從封建制度下面解放出來的農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當然是土地的占有了。有許多人以爲占有是一種慾望，所以有錢的資本家，利慾薰心，希望有更多的金錢。但是農民對於土地的占有，是一種需要，不是一種慾望。農民主要的事業是農業，農業生產的要素是土地，土地的主權在旁人手裏，等於農民的生命在旁人手裏。所以第三時代的首要農村問題，是土地占有問題。這個問題的表示和他的解決，一個地方和一個地方不同。在普通情形的下面，一個沒有遺產的農民，第一步的辦法，當然是作僱農。在僱農期內，他可以

積蓄一點資本，增加不少經驗，可以獨立去經營農業。不過他的資本還太少，不夠買高價的土地，只好去租佃他人的農地，而付以相當的租金。這是普通獲得土地的第二步辦法。等到積蓄更多，他便可以收買一點土地，作一個自耕農。這種獲得土地的進程，是最自然的，最合理的，所以經濟學者稱爲農民經濟的階梯 *Economic Ladder*。可是理想雖是如此，實際上農民獲得土地的進程，並不見得有這樣的順利。在新興國家，像美國和澳洲一樣，他們的土地很賤，他們的人工很貴，積蓄了若干年人工的代價，便可以買到相當的農地。在老的國家，像歐洲和亞洲的古國，他們人工很賤，土地很貴，一年到頭勞動的結果，還不夠他們的衣食，那裏還有積蓄去購買土地呢！土地的投資是很穩固的，有許多地方，土地的占有，還附帶有許多社會的價值和政治的權力，所以土地的市價，常較他的真價爲高。只有資本家，才能有多餘的金錢，去購買社會的價值和政治的權力；僱農和佃農，差不多是沒有希望的。並且土地的主人翁，多半是極守舊的人物，他們的名譽和權力，都是把土地

作後盾，他們要維持他們的名譽和權力，不能不維持他們的土地。所以經濟上無論如何困難，他們總捨不得放棄他們的土地。新進的少年，雖然積蓄了相當的資本，也還不容易買到一塊相當的土地。

土地問題既然這樣重要，獲得土地自然的階梯，又有如許礙難，所以不能不想旁的法子。最初的方法，是消極的方法，是代替的方法。這裏沒有土地，便向旁的地方去找；舊的地方沒有土地，便到新的地方去找，極力避免和舊日的地主衝突。十七世紀殖民的潮流，當然有政治的作用和商業的作用——尤其是法國人和西班牙人，但是土地的占有，也是一個主要的動機。先買權 *Preemption* 的確定，是土地問題解決的一個大進步。先買權的意思，是土地的耕種者——無論他所耕的是官地是私地，有主的地或是無主的地，對於他所使用的農地，有絕對先買的權利。有的時候土地的主人翁不願意賣，土地的使用者可以藉政府的力量，強迫地主出讓。因為只有土地的使用者，才配作主人翁，這個原則，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其實先買權

並不是墾民的一種勝利，只是墾民的一種退讓。墾民有一種土地學說，可以說是「種」[占有學說] Squatter Philosophy，所以他們的渾號便叫佔有者 Squatter。他們衆口同聲的說，天然的土地是自由的，改良的土地才是有主的，這改良土地的主公翁便是土地改良者。這種思想，是土地占有慾最顯著的表現，也是美國，加拿大，澳洲諸國墾民最普通的理想。

到了最近，土地國有的辦法，正於積極的試行。澳洲聯邦和加拿大都在那裏試驗，想去解決土地占有問題。俄羅斯的辦法，把土地分配給農民，希望把土地佔有問題通盤解決了。可是土地問題解決了以後，政府又徵收農民剩餘的糧食，使農民不能充分享受土地的出產，所以這個問題，在現在的俄國，還是一個中心問題。當然一個國家的土地問題，不容易馬上解決，全體解決，不過像澳洲、美國、加拿大等國家，自耕農占了大多數，每家所占的地面，也足以維持一家的生活，這個土地問題，便離開了農村問題的中心，沒有那樣受人們的注意了。

普通土地問題解決了以後——當然不是十分的美滿解決，在現在也沒有那一個國家，有美滿的解決，不過像美國、加拿大、澳洲聯邦等國，土地問題比重容易對付一點，——農民所感受一個最大的困難，就是工商業的壓迫。工業的生產，因為資本雄厚，規模宏大，所以效率很高，利益亦大。農村的資本和人工，受着工業的引誘，都集中到城市去了。城市的工業品，由城市運到農村去賣，所討的價錢是最低的價錢；農村的農產品，由農村運到城市去賣，所得的價錢是最低的價錢。自己的東西是最賤的，人家的東西是最貴的；拿最賤的東西去換最貴的東西，農民所吃的虧，是多麼大呢！第一時代農民的敵人是天然，第二時代是主公，第三時代是地主，第四時代便是工業家和商人了。從前的問題，是打倒天然，主公和地主，現在的問題是怎樣去和工業競爭，怎麼去避免商人的操縱，前一半是農作效能問題，後一半是農產銷售和日用品購買問題。農作效能增進以後，生產的成本便可減輕，收入的純益便可增加。銷售和購買問題解決以後，中人階級便不能榨取過多的佣費，問

接亦可增加農民的收入。

增加效率的方法，最有效而最偉大的，便是機器替代人工。自從農具改良以後，百十人所耕作的面積，一兩個人便可應付。從個人效率看起來，豈不是增加了幾千百倍嗎！雖然農業機械的費用比較的大，每畝的產量也不能增高，但是可以代替那寶貴的人工，去作旁的生產事業，或社會工作，為全人羣謀進步。八十個人替一百個人耕地作糧，不是一件榮耀的事情，二十個人替一百個人耕地作糧，讓其他的八十個人去作旁的工作，才是榮耀的事情呢！專業農作也是效率增加一個重要的方法。工業的所以發達，就是因為規模宏大，分工精細的原故。農業不能像工業那樣集中，也不能像工業那樣分工，只能想一種變通的辦法，一個農民去專精一門作業。天天栽種一樣作物，天天飼養一樣牲畜，器具可以精良，經濟可以豐富，效率也當然同時增進了。專業農對於土肥的使用，廢物的利用，病虫害的驅除，雖然有許多弱點，但是農民為着工業效率所迫，不能不漸漸的採用這種手段。其他關於技術

方面的改良；如栽培方法的改良，農作制度的組織，土壤肥料的管理，品種苗木的進種，和病虫害物的驅除等，直接上，間接上都足以促進農民的效率，增加農產的收入。

雖然農民和工業競爭的陣地，在許多進步的國家，已經有了相當的基礎；還有許多的國家，不是過那自足農的生活，便是在工業生產壓迫的下面掙扎着。商人到底根基淺一點，容易對付一點，合作制度的旗幟下，居然聚集了多數的農民，和商人宣戰，而且唱着勝利的高歌了。農產銷售和用品購買惟一的辦法，就是那「一人一票」，「人人為大家，大家為人人」的合作制度。農民大家聯合起來，去買東西，去賣東西，賺了錢又分給大家。不像現在的貨品交易制度，買主看不見賣主，賣主看不見買主，任憑中人階級從中取利。丹麥農業合作的完全勝利，已經給我們以極大的希望，極大的勇氣。最近愛爾蘭經蒲老格爵士 Sir Horace Plunkett 的提倡，農民很勇敢的聯合起來，去創設合作的愛爾蘭，也收了不少的效力。

經過了上面四個時代以後，便到了第五個時代，我們所知道的一個最後的時代。這個時代農民身體是自由了，土地也獲得了，工商業的競爭也維持了，天然界的淫威也讓步了，那惟一的問題，便是生活問題或可以說是人生問題。沒有飯吃，人們當然是不能活的；單有飯吃，也是不能活的。農村生活的單調、枯寂、死板，誰也不能否認的。沒有飯吃的人，當然顧不到甚麼便利、舒適、娛樂、健康，能挨過一天便算一天。這樣動物的生活，非人的生活，不是最新農村社會的特徵。美洲澳洲的農民，就不過那樣的生活，丹麥或是荷蘭的農民，也不必顧慮到肚皮經濟了。他們的經濟問題，雖然不能說是全部的解決，但是他們可以不致為饑餓和寒冷所迫。他們現在的問題，是怎麼樣去利用他們已有的財富，怎麼樣去圖謀最美滿的生活。當然美滿生活 *Adequate Life* 這個名詞太籠統了，太抽象了，太主觀了，但是一班社會學者共同的意見，總包括有下列幾個要素：衣食住、教育、衛生、宗教、社會、娛樂、美術、儲蓄、工作和家庭生活。衣食住不過一部分的問題，穿衣吃飯只算

是一個高等動物，不算是一個「人」。人的生活，美滿的生活，一定對於個人的身體和精神，都有充分的發展。受了教育還不算，他的智慧還要繼續的增加；免了疾病還不算，他的身體還要繼續的健康；有了信仰還不算，他的人生了解還要繼續的加深。社交可以使他感受人們的同情，服務可以使他擴大他的人格，娛樂美術可以使他感覺得人生的樂趣，儲蓄保險可以使他免除人生的危險。工作可以發展他的天才，家庭可以享受人倫的樂趣，都是「人」的生活裏面不可缺少的要素。

這樣的高調，生活改良，似乎是和事實相差很遠，不應當在這二十世紀的時代討論，因為一大部分的農民，還是在第三時代，還是忙着解決土地問題。許多的國家，農業的革新運動——第四時代的主要運動，還正在那裏醞釀着。高談生活改良的人們，真正是神經過敏，不識時務。不過我們已經說過，大多數的農民，雖然還在第三和第四兩個時代掙扎着，一部分的農民，已經進到第五時代，忙着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了。雖然二十世紀的初期，不是主要農村生活問題的時代，不過正在那裏

發動着，恐怕二十世紀的中期，或至遲二十世紀的後期，必然是生活問題占着農村問題的中心了。這二十世紀的農村生活運動，恐怕美國要算是一個前驅嗎？他們的人工昂貴，他們的土地便宜，他們獲得土地機會很多，他們農業生產的收入也還不小，所以自然而然的跑到這個最後問題來了。羅斯福總統真是美國農民的福星，他所組織的農村生活委員會，用着一班農業界的泰斗像貝力博士 Dr. L. H. Bailey 白德菲校長 Pres. K. L. Butterfield 等，去考查農村生活的情形，計畫農村生活的改善。霹靂一聲，便開始了這個方興未艾的農村生活運動。後來經白德菲氏和其他鄉村社會學者的努力，美國各省成立了不少的農村生活協進會 Country Life Association。到了一九一九年一月，便成立了那個規模宏大的全美農村生活協進會 American Country Life Association。歐洲方面，發動雖然比較遲一點，但是聲勢非常浩大。因為比國農部部長德惟斯特 Paul Devyver的提倡，在一九二五年六月成立了一個世界農村生活改良委員會，一九二六年七月在比京開第一次年會，到會代表三十餘人

，代表一十三國，一九二七年在美國密西根省立大學開第二次年會，到會代表有英、美、德、法、日、比、丹等十餘國，代表共數十人。農村生活運動到了現在，已經成了一個世界運動，假使我們繼續努力着，農村生活的改良，一定可收偉大的效果的。老大的中國，也有人在那裏鼓吹農村生活運動，中國國民黨的創造人孫中山先生，還把「增進農人生活」當作國民黨對內政綱之一。可見得農村生活問題，在中國也占了相當的地位，有許多人注意去研究他，解決他了。

第四章 農村問題的各個問題

籠統的講起來，抽象的講起來，農村問題是一個整個的問題；分析的講起來，具體的講起來，農村問題乃是百十個小問題的一個總名。人口太多，人口太少，人口太劣，男子太少，青年太少，種族的分配，國籍的分配，宗教的分配……無論那一個，都是農村一個小問題，也可以說是農村問題的一部分。技術方面的問題，生產

方面的問題，我們不必去管他們，單只社會和經濟上的問題，已經有好幾千百個了。在這本小冊子裏面，當然不能一個一個的，去仔細討論他們，只好依照問題的重要，提出幾個重大的出來討論。

第一個提出來的問題，不見得是一個首要問題，不過可是一個基本問題。農村社會基本是由人組織的，人的方面發生了問題，農村社會根本上也就發生了問題。農村人口問題，可以分四方面去討論；一個是量的問題，一個是質的問題，一個是分配的，一個是遷徙的問題。一個農村的土地是有限的，他所需用的耕作者也是有限的，過了那個飽和點，多餘的人便用不着，便會發生失業的問題。假使勉強把那些過多的人口，擠在已經飽和的農村裏面，全體的村民，便要減少他們的工作，或是受土地報酬遞減律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的支配，拿最多的勞力換回最少的報酬。低效率，低生活，都是人口過多的影響。這個問題特別是一個農村問題，因為農村的土地，不能隨意擴充，去適應人口的多寡。都市人口太多，當然也發

生失業問題，但是資本的擴充，工商業的發展是無限的，所以都市對於人口的容納是沒有飽和點的。人口太多自然發生問題，人口太少也是要發生問題的。土地對於人工的分配，有一個最大的比例，還有一個最小的比例。人工太多，人工的報酬會遞減；人工太少，土地的生產力，也不能充分利用。新興國家，像美國、加拿大、澳洲聯邦，都曾鬧過這個人口太少的問題的。

質的方面，恐怕比量的方面還要重要，十個手工勞動的農夫，恐怕還比不過一個有學識有經驗的近代農民。天然品質的方面，我們不敢斷定農民是好是壞，或智或愚，只能說是和城市的人民相差不遠。後天的品質，因為教育不完，接觸太少，發達的程度，就遠不如城市的人民了。尤其是優秀分子，領袖人才，是農村裏最缺乏的要素，是農村裏最難決的問題。他們受了都市的薰染，習於都市的生活，誰也不願意回到農村去作下層的工作，基本的工作。農村沒有他們，好像蛇無頭而不行，不能有絲毫的進步。人口的分配，直接發生問題的尚少，但是間接上也有不少的影

響。性的分配不均，年齡的分配不均，以及宗教的分配，種族的分配，國籍的分配，甚至於家族的分配，都會釀成旁的農村問題。農民的遷徙，尤其是近代的向城遷徙，一班農村學者都以為是一個最重要的農村問題。人民的居住，必定有相當的安定，才能發展個人的事業，維持社會的秩序。不然，天天亂着搬家，那裏還有工夫去作旁的事情呢！但是人民也要有相當的流動，一個地方不好，自然應該搬到一個比較好的地方去；一個地方沒有機會，自然應該到旁的一個地方去求機會；一個地方需要人工太少，自然應該到需要較多的地方去。死板板的釘在一個地方，作那過多勞動，過那過低生活，不惟個人的前途沒有希望，社會的前途也是很黑暗的。都市的需要多，機會好，農村的人自然的要向都市跑。不過剩下來的人，應當設法增進他們的效率，去補人工的減少。普通的遷徙，是對於社會調和有益的，不過過度遷徙以及選擇遷徙，是農村人口問題中的一個重要部分。過多遷徙，是因爲一時的衝突，都跑了進來或是跑了出來，跑進來的人覺得這樣機會未必比那裏好，跑出去

的人覺得那裏機會未必比這裏好，他們常常回到他們固有的地位。這些來來往往的人，雖然在時間和金錢上，受了不小的損失，但是對於全社會的關係是臨時的，不是永久的，是局部的不是全部的。選擇遷徙的意思，是說遷來的人或遷出的人，都是比較優秀的或庸劣的。農村遷徙的選擇，是將一些比較優秀分子，受過教育的農民，遷徙到城市裏去。結果農村所剩下來的，只是一班愚闇的，沒有受過教育的農民。農村社會的前途還有希望，農村社會的問題，還能解決嗎？

同人口問題有直接關係的一個農村問題，就是土地問題。上面已經說過農村的主要職業是農業，農業的生產要素是土地。土地是有限的，所以農業生產也是有限的，農村所能容納的人口也是有限的。人口太多的對面，便是土地太少；土地太少的原故，必至於人口太多。人口數量問題，多半是偏於太多；土地數量問題，完全是偏於太少。這不是土地一天一天的少，乃是人口一天一天的多，所以覺得土地一天一天的少了。一個國家要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像英倫三島一樣，絕對不能拿農

業作主要職業，必定極力發展工商業，去消納過多的人口。土地問題不惟有量的問題，還有那質的問題。外蒙古、青海、新疆、西藏不是有無數量的土地，在那裏閉着嗎？這許多數量的所以空閑着，就是因為這個質的問題。土壤的物理構造，化學成分，有機物質，一樣一樣都和他的生產力有關。無論那一件的缺乏或過多，都能減低土壤的品質，使他生產力十分薄弱，或竟至於無。土質太粗或是太細，水分太多或是太少，土肥養料的缺乏，有機物體的短少，都能減低土壤的生產力。這是從物質方面去研究，從距離方面也可以判斷土壤的品質。城市的近村，交通便利的地方，物質的品質雖然和遠處一樣，但是經濟的品質却高一層。不惟交通便利，易於輸運，並且費用低廉，價值昂貴，所以土地的代價比較的高，每畝的收入比較的多。除了質量兩方面的問題以外，土地主權的分配，也是土地問題的一個重要部分。全國土地的若干成在自耕農手裏，若干成在地主手裏，若干成是官地，若干成是公地，若干成在小農手裏，若干成在大農手裏。土地分配不當，最易引起社會的變亂。

。社會主義者正在那裏聚精會神，鼓吹農村土地分配的不勻，圖謀地主階級的打倒，把土地分配問題，當作農村裏惟一的問題。此外每家所占農地的大小，也是一個小小的問題。農地大小，一家的人雖然終日勞苦，還是不能得一飽。農地太多，自己家人的能力不能耕作，必致僱用他人幫助他們工作，使他人不能享受「耕者有其田」的特權。所以農地大小，應該有兩面的限制；一個最大的限制，一個最小的限制。最大限制是使農村的人民，對於農地的獲得，有均等的機會；最小限制是使一家的人口，對於生活的費用，有充分的來源。

除了人口和土地兩個具體的問題，有形的問題以外，最基本的農村社會問題，恐怕就是社會接觸 *Social Contact* 問題，反過來說就是隔離 *Isolation* 問題。隔離的意思，不是說農民絲毫沒有社會接觸，乃是說農民的社會接觸數量太少，品質太差，種類太少，分配不勻。所以農村的隔離，只是一個相對的隔離，不是一個絕對的隔離。農民因為彼此距離較遠，平素不容易接觸。農民的工作，又多半是單獨進行

的，或至少相隔甚遠，所以工作的時候，更不能得到甚麼接觸。農民接觸數量既少，他的質地尤差。他們所交換的意見，無非是鄉里閒談，鬼神迷信之類，並不能刺激腦海，使智慧方面有所增進。種類方面尤其缺少，除了看見自己家人和緊鄰以外處，的人士，各界的人民，很少有接見的機會。農村生活的單調和枯寂，就是缺乏各種不同的刺激，引起思想的工作。我們要知道一個東西或是一種刺激接受得太多了，不惟不能發生相當的反應，還使受刺激的人覺得疲勞，覺得厭惡。城市的人，常有機會去換一換空氣，換一換環境，使他們精神振作起來。農村的人民，就沒有那樣的機會。

農村人民的教育，就是教育家和農學家所不能解決的一個問題。一個村子的學齡兒童那樣少，一個村子的財富那樣少，要是單獨辦一個小學，一定沒有城市的規模宏大，組織完善。一個教員，拿了最低的薪水，擔任三四班的功課，還要他推廣農業的學識，促進社會的改良，簡直是夢想，事實上只有敷衍了事。要是許多村子聯

合起來，當然可以創辦一個較大的小學，但是這個學校應該在那一個村子呢？各村的人民是不是願意呢？學童的來往是不是便利呢？學校的經費怎麼樣擔負呢？學校的行政怎麼樣管理呢？一個小學已經是這樣的麻煩，中等以上的學校，農村更不能維持了。小學教育不過是基本教育，要作一個新時代的農民，職業教育一定是不可少的。到城市裏去學農，書本的農業 *Book Farming*，也許可以辦到，真正的農業，恐怕相差還遠呢！並且農村子弟受了城市的薰染，過過那有聲有色的生活，誰還願意回到農村去吃苦，去受罪呢！所以倚賴城市去教育我們農村的子弟，將來的結果，是不可樂觀的。

農村的經濟——不是農場的經濟，因為全村裏的人民很少，全村所有的財富不豐，也是非常困難。社會的事業那麼多，費用那麼大，一個小小的農村，怎麼能獨立支付。一個自治機關，一個教育機關，一個公安機關，費用就在千元以外，其他宗教、衛生、娛樂、村景等事業還談不到。一二百家的農村，就不容易籌措這一二千

元的經費。他們的問題，是勉力去籌備經費，還是犧牲一切的社會事業呢？農民個人經濟雖然十分困難，不能充分的資助社會事業，但是他們的光陰是有的。尤其在農暇的季節，他們很可以貢獻他們寶貴的光陰，去謀農村社會的福利。這種義務的服役，比較金錢的輸納，精神上，事實上都比較有價值。所以農村經濟問題表面上雖是一切農村問題的根本，雖然可以阻止一切社會事業的進行，但是精神上的努力，也可以衝破這個難關的。

農村宗教問題的重要，只拿鄉下所有的廟宇統計一下，便可以明白表示了。那一個農村沒有一兩個廟宇，那一個農家沒有一兩種迷信。他們的生產是有機的，依着天時、地利，和生物界的現象為轉移，絲毫不由他們自己的主張。他們吃的是天，穿的是天；老天爺不給他們吃，他們就沒有吃；不給他們穿，他們就沒得穿。他們受着天然的支配，對於天然常存着一種懼怕的心理，一種希望的心理，這就是農民宗教的要點。雨水太少了，他們去求天；雨水太多了，也去求天，蟲害來了求天，

病害來了也求天，甚至於沒有兒子也去求天。這種希望的信念，把自己的能力完全否認，完全拋棄，去倚賴一個不相干的，沒有用的天。收成好是老天的賜與，收成壞是老天的懲罰，全不知道是農業生產因素的運用。農業生產，是人的力量，和自然的力量合作成功的。人的力量當然可以完全由人們操縱，自然的力量，多少也受人們的支配，人們的服使。水太多了可以排洩，水太少了可以灌溉，肥料不夠可以添加，病蟲爲害可以驅除。人是活的，天是死的；只有人力勝天，沒有天力勝人的。拿着求神問卜的精力，燒香拜佛的金錢，去改良農業，征服天然，恐怕農村問題，已經改良了不少了。農村宗教問題，是怎麼樣從信仰自然，進到信仰人力，信仰自己。用自己的力量，聯合大家的力量，去謀全村問題的解決。換一句話說，就是怎麼樣從消極的宗教，進到積極的宗教；希望的宗教；進到奮鬥的宗教；自然的宗教，進到社會的宗教。

農村的統治，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舊日的社會制度底下，農村的統治者，

總是一班鄉紳，直正的農民——耕種土地的人們，全體是被治者。這班鄉下紳士，他們曾經讀過幾年書，對於政治作用，有一點一知半解的知識。有的是家產雄厚，土地衆多，有的是家世高貴，聲名赫赫。不過有的是家出貧門，一錢莫名，他們所倚仗以統治農民的，完全是他們那張利嘴，和那支銳筆。他們雖然不見得個個是土豪，個個是劣紳，頂好的紳士，最要緊的工作，便是保護自己的利益。差一點的，便免不得從中取利，去擴充他們的利益。尤其是一班毫無家產的紳士，他們只靠着作紳士過日子，拿着作紳士做職業，他們的行爲，他們的地位可想而知了。論理講起來，農民才是農村的主人翁，農民才能保護農民的利益，和紳士先生講改良農民生活，等於請老虎不要吃豬肉，是一點沒有用的。紳士先生的後輩，雖然受了家庭主義的薰染，分着紳士先生的餘潤，到底良心還沒有死絕，有不少的很同情於農民，要想去救濟他們。但是農民的利益，就是紳士的不利，農民起來自己處理自己的事務，用不着紳士先生的代庖，紳士先生們的地位，就根本動搖了。近來有不少數

的青年，抱着改良農村的決心，跑到鄉下去作基本工作。他總覺得四面楚歌，父親也罵他，叔叔也罵他，親戚鄰居也罵他，甚至可憐的農民，也疑心他是瘋了，或者是共黨的黨徒。紳士先生們的極端反對，農民們的執迷不悟，始終使農民受治於紳士。「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中國舊說，在三民主義下的中國，還是那樣存在着，民主主義怎麼能夠實現呢！現在的問題，不是誰是農村的統治者，因為少數的紳士，絕對不是農村的統治者，最大多數的農民，才是農村的統治者。現在的問題是怎麼樣叫農村的主人翁，去行使他們的職權？這不惟是一個農村問題，並且是一個全社會問題，一個民主主義實施問題。不過農村範圍特別的小，統治特別的容易，所以主人翁也是容易做一點。

家族的勢力，在城市早已崩壞，不成問題了。但是在農村裏面，尤其是南方的農村，家族的團結非常鞏固，家族的勢力非常偉大，家族的貢獻也還有可以稱頌的地方。因為他們聚居在一個地方，一定有許多共同的問題，需要全體的努力，家族組

織，就是盡那一種職責的。最近廣東發生重大族鬥問題——普通稱爲械鬥，死傷至三百餘人，拿軍隊的力量，都不能制止他們。表面上看起來，械鬥是一種慘無人道的行動，家族組織是這種舉動的後盾，所以家族應當打倒。不過我們把械鬥的原因分析一下，我們便看見家族組織在現代中國社會的位置了。這一次械鬥的原因，是上游的某族，在這乾旱的季節，把水源一齊遮斷，專供他們一族人的應用。下游的某族，因爲生死的關係，用武力去爭奪，於是發生巨大的械鬥。要是沒有家族的組織，下游的農民，只好坐以待斃。政府既沒有優良的法規，支配水源的應用，農村的惟一組織——家族，便不能不出來，力爭正義。雖然他們的人是死了，財產是損失了，但是他們的反抗精神，很足以警戒其他上游的家族，資本家和一切的水源霸占者，很足以引起政府的自責而出來主持公道。所以家族組織，聯合一族人的力量，很可以抵抗強暴，作個人所不能做的事情，作政府所不肯做的事情。但是家族的根據是祖先，是過去，家族的統治者總是那些族長，族老。維持他們的信仰，維持

他們的威權，他們必需維持一切的遺教成訓。他們對於青年是蔑視的，他們對於科學是非笑的。沒有青年的社會，沒有科學的社會，等於沒有動力，沒有原則，社會的進步，還有甚麼希望。中國農村的不進步，數千年如一日，恐怕家族組織要算是一個根本的原因嗎！現在家族是繼續的生存着，繼續的工作着，要想一天去打倒，取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現在的問題，不是存亡問題，而是引導問題。怎麼樣才能使家族社會化？怎麼樣才能使家族不阻礙農村社會的進步？才是我們目下最要的問題呢。

此外還有農村衛生問題，農村娛樂問題，農村美育問題，都是農村問題裏面的重要問題。衛生問題所以謀身體的健康，娛樂和美育問題所以謀精神的修養，都是生活中所不可少的條件。講到衛生問題，農村自然的環境要比較都市情形爲佳。空氣是清鮮的，日光是充分的，食物是新鮮的，工作多半是體力的勞動，並且是戶外的。所以有人說農村的環境是清潔的，都市的環境是污穢的。最新建築的都市，

也許有十分衛生的設備，普通一般都市的環境，是比農村不如。農村的衛生問題，最要緊的是衛生設備的缺乏和醫藥設備的幼稚。水源不知保護，廐廁不知管理，蠅蚊不知驅除，新學的醫生是沒有的，新法的藥品也是沒有的。當然農村經濟困難，請不起那些醫學博士，買不起那些西洋藥品，但是中國農民對於西方醫藥的懷疑，也是一個不可解決的難題。所以我們應當積極研究，怎麼樣使農民信仰醫藥的科學，怎麼樣使農村能夠置備醫藥的設備，聘用醫藥的人才。

娛樂和美術，在一班新人物的頭腦裏，雖然占了重心的地位，認為生活的要素。但是一班農民，還把他們當作不急之務，耗費了時間與經濟，未免有點可惜。他們只知道工作，不知道享受；過的動物生活，不是人的生活。他們以為天天工作，時時工作，便可增加收入，解決他們的經濟困難。不知道每天的工作時間愈多，每小時的效率愈低，一天十二小時的工作，未必比八小時的工作成績為佳。效率減低還不算，身體的健康，也因為工作太多，休養太少的原故，根本破壞了，以至於發生

疾病，促短生命。娛樂和美術，就是有振作精神，修養身體的效能，比甚麼補劑的效力都要大，簡直可以說是一種萬應補劑。農民不知道娛樂和美術的效力，並且也沒有多餘的金錢，去購買娛樂和美術的設備。好像農村的娛樂和美術，只是地主和大農們的專有品，一班小農是沒有緣分的。我們的問題，是怎麼樣去社會化那專有的娛樂和美術，使農村的人民都有享受的機會。

最後的一個問題，也是一個共同的問題，根本的問題，便是農村組織問題。一個農村應該有多少組織？這個組織應該作那一些事業，那個組織應該作那一些事業？怎麼樣去分別他們的職務？怎麼樣去增進他們的效能？怎麼樣去聯合他們的力量？都是改良農村的先決問題。一村農村的組織要是太少了，一定不能應付人民的需要；太多了一定發生你我的重覆，彼此的衝突，使全體社會根本動搖。要知道組織是一種手段，組織體是一種機關，去謀整個社會的改進，全體農民的福利的。不過組織像其他的藥品，其他的手段一樣的，用得好當然可以醫治病症，達到目的，用得

不好也許把病人藥死了，社會破壞了。所以組織的多少，組織的內容，組織的程序，都成了中堅的問題，必需仔細的決定，好好的佈置，緩緩的進行，才能達到我最後的目的。

第五章 農村問題的造因

農村社會是由居住於同一區域的農民，和旁的人民所組織成功的，他的主體是人民。農村生活是農村人民和農村環境，農村人民和農村人民交感作用的表現。無論農村人民或是農村環境有了改變，農村生活的全體，也要隨着改變。要是農村人民或是農村環境失去了他的平衡，農村生活的內部，便會發生不調的現象，農村生活的全體，便要發生重大的問題。所以農村的原因，也只在農村人口和農村環境裏面去找。上面一章裏面已經說過，農村人口問題，是農村問題裏面一個重要的部分，農村社會裏面一個根本的問題，正是因為農村人口的不調，是農村問題一個根本的

原因。談到中國問題，十個有九個說是人口太多，只有孫總理說是太少。人口太多對於都市的影響要小一點，所以說中國人口太多，無異說中國農村人口太多。農村人口太多，每人耕作的面積便少，每人工作的報酬也依面積的縮小而減少。於是不得不不過那低廉的生活，作那過分的勞動，間接的把每人工作的效率弄得更低，報酬弄得更少，生活弄得更苦，效率弄得更低……這樣的循環下去，把農民一直打下十八層地獄，永遠沒有翻身的希望。人口過多，是多麼可惡的一個現象。拿人口和農地比例起來，農村的人口確是太多；拿人口的團聚計算起來，每村的人口還是太少。中國農村平均的大小，雖然沒有確實的統計，但是據作者的觀察推測起來，總在二百戶左右，二百戶以上的占了一半，二百以下的也有一半，一百戶和不到一百戶的農村，也還不少呢！三五百戶的農村，當然有充分的人力和財力，去辦理地方公安，教育，以及其他種種社會事業。一二百戶的農村，教他們怎麼辦呢？不是作者武斷，一百多戶的農村，絕對不能維持一個完善的小學，其他各種社會事業，更不

消說得。所以從農村人口方面去求農村問題的原因，第一個是人口太多，第二個便是單位太小。農村的人口雖然太多，農村的知識分子却是太少。多數的農民，都是無知無識，不知道怎麼樣去解決他們的困難，怎麼樣去增進他們的福利。他們只靠天吃飯，聽着命運去轉移他們的生活，不知道天然是可以制裁的，命運是由自己操縱的。這心理的缺憾，多半是由於教育的不良，後天發達的不足，也是農村問題一個重要的原因。因為農民知識太低的原故，他們只守着二千年傳下來的古法，小心翼翼的去如法炮製。但是世界是進步的，城市的進步，尤其很快。我們中國的農村，不惟比城市爲落伍，就是比起西洋的農村來，也是落後。所以質的問題，比量的問題尤其重要。丹麥的人口總數不是很少嗎？他的農村人口比例，不是很高嗎？單從量的一方面去看，丹麥的農民，應該受土地報酬遞減律的壓迫，去作那過甚的勞動，去過那過低的生活。但是丹麥的農民，「有了一個算一個」Every Danish Counts，三萬萬多的農民，又有甚麼用呢！品質的太低，不惟沒有適當的領袖，去引導全

體的村民，就是各個人也不能發揮自己的能力，完成自己的義務。

人民彼此間缺乏相當的接觸，也是一個根本的原因。社會活動，純靠着人心的交感作用維繫着，才能有共同的動作。農民因為距離太遠，工作太忙，所以接觸的機會也很少。雖然他們彼此互相熟識，但是不易引起他們的同情和共信，所以他們的眼光，只注射在自己的家裏，而不及人家的家裏。他們自己的人格，因為接觸太少，刺激太單調，變成一個狹小的，短視的模型。社會事業也因為家庭的觀念太深，社會的觀念太薄弱，所以不能好好的發達。農民彼此間的接觸太少，固然是缺乏社會合作的原因，一部分人民的把持，尤足以阻止全社會平衡的發展。真正的農民，土地的耕作者，終日勞苦，尚不能得衣食的溫飽。紳士、地主，和其他不勞動的人們，反掌握農村的大權，支配農民的生活。當然農村裏面除了農民以外，還需要別的人才，如教師、醫士、商人、工匠之類，但是他們必定有相當的服役，才能獲得相當的地位。紳士、地主也許盡了一點服役，但是他們的權利，比他們的義務實在

是太多了。並且一個農村的事業，由着地主和紳士的操縱，無論如何是不對的。他們的見地和農民不同，他們的利害和農民衝突，要想他們拿出良心，替農民大衆謀幸福，是不可能的。

農民的自身，在量的方面，質的方面，內部的關係方面，已經有許多的破綻，足以引起農村社會全體的不調，農村社會問題的發生，農民的環境，也是壓迫重重，叫農民不能向前進行。天然的環境——老天爺，這幾年來，特別的不作美，今年水災，明年旱災，這裏水災，那裏旱災，甚至於一塊地方，旱了幾個月，又淹了幾個月，農民還有命嗎！譬如今年，二十一行省和三特區，倒有一大半鬧旱災，向中外四處募捐，好像是一個大叫化似的。單就河北一省而論，兩個多月沒有下雨，把小麥乾得只有尺來高，收獲不過兩三成光景。那知道到了陰曆六月，整天的下雨，把旱地作物的老玉米高粱淹得不亦樂乎，並且水勢陡漲，於是黃河決口，永定河決口，田畝盡成澤國。河北一帶的雨水，每年只有二十英寸的上下，要是多半分配在生

長時期 *Growing Season*，還可以勉強應付。但是一年的雨水，有七八成是在陰曆六月七月下落。小麥在三四月需要雨水的供給，一點不能得到；玉米和高粱是有名的旱地作物，只怕淹不怕旱，偏遇着六七月的大雨。教農產如何能豐收，農民如何能生活呢！北方的地面，是平原千里，既沒有洩水的溝渠，又沒有蓄水的池沼，天旱的時候，沒有地方可以得水，天雨了時候，沒有地方可以洩水。加以河底淤淺，河身日高，雖然用盡人力，加高隄岸去防範，但是處處都有決口的可能，真是防不勝防，堵不勝堵。這個水旱爲災，真是中國農村根本的大害。北方已是如此，南方自從各湖漸次淤積成陸以後，水患也是常有。有一俗話極言長江水患，說「湖北緬陽州，十年九不收」，長江的爲害，也和黃禍的黃河不過五十百步之分而已。老天爺賜給我們的土地，也是一年不如一年。尤其是在北方，風吹雨洗，把細土和肥料都送到大海裏面，剩餘來的只是很粗瘠的沙土，生產力非常的薄弱。

無生的天然環境，正在那裏大肆淫威，向我們的農民進攻；有生的生物環境，也

是十分猖獗，弄得不可收拾。各地的病害蟲害，毀滅農民的莊稼和牲畜，每年不知多少萬元。單是這兩年的蝗蟲，把江蘇、安徽、山東幾省的農產吃了不少，雖然當局也會雷厲風行的撲滅了一頓，但是結果還是很少。這生物環境是不是農村問題的一個原因呢？

經濟環境，造成農村問題的成分更大了。雖然不見得像馬克斯的學說，一切社會的變動，都是歸根於經濟環境的失調；但是經濟環境在現代社會組織中，其重要實在是超過天然的環境和生物的環境。農民所有的資本太少，以致不能獲得適當的土地，去作農場的基礎。農作的工具，只能因陋就簡；農產的品種，也將就使用，肥料不能施用，病蟲不去驅除，生產怎麼樣能夠發達，農業怎麼樣能夠振興呢！農民不惟自己沒有資本，就是向人家借用一點資本，也是不容易的。政府不管農民的死活，不去設立農村金融機關，銀行因為業務太少，開銷太大，競爭太多，所以也視農村為瘠土。剩下來的只有幾個重利盤剝的借主，他們的利息，總是二分三分，超

過城市一倍以上。農業經營，本來是一種低利的事業，充其量也不能過一分利益。拿二分三分息借來的錢，去經營農業，賺到了一分利息，豈不是賠錢麼？農民資本沒有，那裏有錢來賠，所賠累的多半是自已和家人的人工。把人工不算錢，算起眼來好像是賺了錢，那知道暗地裏還賠了本，賠了自己的汗血呢！

資本太少，是一面的看法；收入太少，是另一面的看法。資本太少，農業生產不能發展；收入太少，農民生活不易維持。當然收入的金錢，不是生活的自身，也不一定可買到美滿的生活。不過金錢是生活條件之一，有了金錢不見得可以解決生活問題，不過沒有金錢生活問題是絕對不能解決的。穿衣要錢，吃飯要錢，造屋要錢，修路要錢，送兒子上學堂也要錢，就是佈置風景也得花錢，購買音樂器具也得花錢。作者並不是拜金主義者，不過金錢在一定條件之下——良好的支配，的確是萬能。農民收入那麼少，維持一家人的衣食，已經是捉襟見肘，時虞不足，那裏還有餘力去支配文化事業，社會工作呢！

土地雖然是一種天然環境，但是土地制度却是一種無形的經濟環境。土地主權分配的不當，使土地使用者不能直接管理土地，還要受第三者的支配。因為不是自己的土地，也不知道能耕種幾年，所以佃戶絕對不願意改良他所耕種的土地。因為花了資本和精力，把土地改良以後，地主也許馬上收回去自種，或是轉租別人，佃戶豈不是白費氣力嗎？至於地主方面，他不管土地的肥瘠，收穫的多少，只要每年能收得他所要求的租金，便算了事。所以租佃制度的農地，是不容易改良的。土地大的分配，也和土地主權的分配一樣，常常發生不調的現象。一個很大的農家，有很多的人力，可以耕種許多的田畝，但是為經濟或是他種原因所限，只占有一塊小小的農場。用很多的人工，去耕種一塊很小的農地，人工自然要受報酬遞減律的支配，得着一種很小的報酬。反過一面來，有許多的農家，人力很少，却占有一塊很大的面積。這是多麼的不均勻呢！大家庭配小農場，小家庭配大農場，農村社會還能不發生問題嗎！

耕作制度自然也是農村裏面一種重要的經濟制度，耕作制度不良，農業的生產要受鉅大的影響。一個地方因為他特殊的情形——天時，地利和人事的差別，常有一種最適當的農作制度，最經濟的農作制度。這個最適當的農作制度，必需經過很詳細的研究，長時間的試驗，也才決定。所以祖宗留傳下來的農作制度，一地方普遍的農作制度，是有幾分合理的。不過社會是變遷的，農作制度為遺教和習俗所拘束，是不變的。不變的農作制度，怎麼能調和常變的農村社會，不致發生問題呢？

農村運輸和交通，都是那樣的遲慢，那樣的不便，費用也因為距離太遠的原故，特別增加。城市有電車，有汽車，有電話，有種種新式工具，以增加人民的接觸，溝通社會的文化，運送工商的貨品。農村道路在中國南部，是異常狹小，差不多不可以行車。北部雖然較為寬大，但是泥沙滿道，就是晴天，車行都十分困難。到了下雨的時候，大道變成溝渠，積泥總在尺餘，差不多交通都要阻隔。交通好比人身的血脈，血脈停了人身的生理，還能進行麼？從社會方面看起來，農民不容易彼此

來往，彼此合作，外面的文化，也不容易輸入交通閉塞的農村。從經濟方面看起來，農村的貨物不容易運輸到城市裏去，城市的貨物也不容易運輸到農村裏來。所以農村裏的農產品是極賤的，農村裏的工商品是極貴的。農民賣了極賤的農產品，去買極貴的工商品，一賣一買，中間所吃的虧，就很可觀了。所以農村交通和運輸的不便，無論在農村社會的那一方面，農村問題的那一部分，都有很密切的關係。

社會環境的不良，也是農村問題發生原因之一。士農工商的排行，農民本來占了很重要的地位，社會人士對於農民是十二分的敬禮，政府有司對於農政也是十二分的盡職。可是自工業革命以後，工商業的進步一日千里，工業家和商業家的地位也繼續增加。他們藉着金錢的魔力，不惟受社會人士的崇拜，並且還能支配政局，勢力是何等偉大呢！勞工雖然是赤手空拳，但是因為他們的人數衆多，團結堅固，資本家和政府，都不敢漠視。農民人數雖然衆多，農業地位雖然重要，但是因為農民知識太低，以致受一班自命為智識分子的工業家和商業家訕笑。他們距離太遠，毫

無組織，所以也不能與工人的集團抗衡。工業家要原料低廉，商人要商品昂貴，工人要食糧低廉，自己的東西總是便宜的，人家的東西總是昂貴的。這三重的壓迫，叫農民怎樣能打破呢！政府一面受工商業的支配，去保障他們的特權；一面懼怕工人的暴動，去敷衍他們的要求。農民一方面呢！既沒有錢的勢力，又沒有人的勢力——有組織的人民才有力量，他們的死活，誰有工夫去管。這政府的偏心，社會的輕視，至少在消極方面，是農村問題的兩個原因。不過也不能十分怪政府，怪社會，工商家的地位，勞動者的勢力，是他們自力掙得來的，農民還是自己努力的去幹罷！

近年來政府的不定，兵災匪禍，農民所受的影響，尤其較城市為大。農民的子弟，不是被誘去當兵丁，便是被迫去作土匪，背井離鄉，自己失去永久的職業，農村失去有為的青年。單就這一點看，影響已經不小。拉夫的習慣，尤其使農民不能安其生業，過一點太平的生活。軍隊的給養，今日要柴，明日要米，少了要罵，遲了

要打。財富集中的城市，還可典衣賣物，勉強應付。資本缺乏，收入短小的農民，怎麼樣能經得起這種壓榨呢！大約不至精血榨盡不止的！大人先生的一紙命令，兩下裏亂放起槍來，那更了不得了。要甚麼拿甚麼，喜歡甚麼做甚麼，姦淫擄掠，總是不能免的。甚至於砲彈飛舞，廬舍爲墟，農民不是葬送在砲火之場，便是凍餒在溝壑之內，那裏還有命呢！當然城市也同時受戰爭的害，不過實在的戰場，總是在農村，所以農民所受的影響也特別的大。土匪的騷擾，對於農村也是特別利害。城市有錢有人，可以招募兵勇，或自動組織以警備匪患。農村地面太廣，防不勝防，警備太少，不能抵抗土匪的攻擊；警備太多，經費上又不易籌措。農民真是左右兩難，不容易避免土匪的騷擾。

上面從農村人口，農村環境所提出來的幾個原因，並不是全體的原因，乃是一部分比較重要的原因。他們對於農村問題的形成，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間接的，有的是主要的，有的是附加的，全看一個問題的性質，一個社會的地位而異。在這個

小小的篇幅裏面，可惜不能一個一個的分開去討論了。

第六章 農村問題的解決

農村問題是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因為農村的內容這樣雜，問題這樣多，解決了這個還有那個，解決了一個還有一個。我們天天在那裏解決問題，但是問題還是不能解決。不過我們不能因為農村問題不能全部解決，便不去管他。世界上本來就沒有完全的事實，我們解決得一部，便算我們一部分的勞績。農村繼續有問題，我們繼續去解決他們，農村社會才能連續的向前進行呢。

一個問題的解決，必定有肯定的程序，可以沿着去進行。不然，目的毫無，方向不定，步伐錯亂，氣力費了不少，問題還是沒有解決。舊日的試誤法 *Trial and error method*，把着屢誤屢試，失敗為成功之母的精神，經過百十回錯誤的試驗，結果畢竟成功了。這是多麼可欣喜的功績，多麼可佩服的精神，但是試驗的費用，成功

的代價未免太大了。試驗了一百回，居然成功了，所得的成績，也不過代價百分之一而已，有甚麼可欽佩的地步。科學的方法，叫我們有一定的目標，一定的方向，一定的步伐，所以成功的可能，至少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方法愈精，百分數愈高，雖然不會有百分的可靠，但是可以扣準到百分之八九十。我們農村問題那樣多，社會財富那樣少，還能一試一誤，屢試屢誤嗎？無論那一個農村問題，我們必需先去研究他的內容；問題擴大到一個甚麼現象，甚麼程度？問題的原因在那些地方？問題的影響是何等重要。問題認清了以後，我們便去定準我們的目標，集中我們的視線。不過一個目標，往往有許多路線可以達到，走這條路好，還是走那條路好，必需有一個確實的決定。不要走了一點，看見情形不對，又跑回來去另走一條路。這樣的跑來跑去，豈不等於試誤法的試來試去。科學方法的優點，就是在依據科學已有的原則，按照農村地方的情形，去決定一個可以達到目標的政策或是方針，使工作的人們有所依從。政策決定了以後，詳細的計劃；一步一趨，都要預先擬妥。不

過詳細辦法，不像目標和政策那樣肯定，可以在工作的進程，隨時修改。因為目標已妥，方針已定，便不會有重要的更改，鉅大的犧牲。詳細計劃臨時的變更，不是做錯了再做，乃是快要做的時候，覺得前途有一點困難，臨時加以修改，以免事後補救。有了詳細計劃，實行工行的人，才能按步逐班，緩緩向前進行，實現最後的目的。

至於解決的方法，可分為普通和特殊兩種；普通的方法，對於那一種問題的解決，都有相當的貢獻；特殊的方法，是專門用於一種問題的。普通方法好像一種補劑，補助身體的發展，疾病的驅除。特殊的方法是專門的藥方，對於某一種疾病對症發藥的。最根本，最有效的普通方法，自然是教育了。教育的功用，在能灌輸知識，改造心理，使閉塞的，守舊的舊農民，變成開通的，進步的新農民。農村的教育，應當分三步進行；第一步是基本的訓練，第二步是公民的訓練，第三步是農業的訓練。基本訓練，在使農村的成人和學齡兒童，都有讀書寫字，接受和傳遞思想的

能力。換一句話說，就是解放農村的文盲。有了這個基本知識，才能進一步的去作公民和農業的訓練。一個農村社會的居民，當然要了解農村社會內部的構造和功用，知道社會政治和經濟的情形。他們不惟應該了解他們自己的農村社會，並且還要有一種社會責任心，覺得我是社會的一部分，社會是我的一部分，社會的興亡，完全是我們大家的責任。他也應當知道社會是進步的，個人的力量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所以盡個人的力量，就是去謀全社會的進步。這公民的訓練，完全是一種心理的建設。從舊農民訓練成新農民，等於替他們掉換一付腦子，至少也是一個新的組織。除了心理改造以外，教育的機關，還要給農民以充分的實習機會，使他們能知能行。

農業的訓練，不像公民訓練那樣普通，是一種專門的訓練。訓練的場所，或是在農村的小學裏面，或是在模範農場或試驗農場裏面。訓練的方法，一面授農民以農學的原理，一面教他們以農作的方法，還要給他們很多的機會，教他們去實地練習。

。單給一點書本上的教育，是沒有用的。除了正式的農業教育以外，隨時隨地都要給農民以農業推廣教育，使他們都能知道最新發現的原理，最近發明的方法。

農村教育的重心，當然是在農村小學。雖然在中國的過渡時代，平民學校在農村也有成立的價值，也占中心的地位。但是平民學校可以附設在農村小學，何必另起爐灶，去耗費農民寶貴的金錢呢！並且平民教育是年長農民的一種補救教育，專門適宜在農村教育不發達的中國過渡時代。平民教育的功效，應當使農民都補習着基本的訓練，公民的訓練和農業的訓練，以後便不需第二次的平民教育。因為成人都 在平民學校補習好了，兒童也在農村小學訓練好了，平民教育的地位，自然而然的會消滅了。這農村小學不惟負教育兒童的責任，並且也應當擔負成人的補習教育和推廣教育，使全體的村民，不論男女老幼，都能發展他們的智育，作一個良好的公民，效率的生產者。農村小學不惟是農村教育的機關，並且可以利用作農村生活的中心。農村的社會事業，都可以集中在這個機關，好像一個中心似的。小學的教師

當然是一個知識的領袖，但是同時也要作一個社會的領袖，引導農民，去發展他們的共同事業。

談到農民的教育，便不能不談到農民領袖的訓練，農民的教育固然要緊，農民領袖的訓練尤其重要。因為有了農村領袖，農村教師，才能教育農民，引導農民，教育的人還沒有，何能談到受教育的人。農村教師的訓練，最好的機關當然新近創設的農村師範了。農村師範在江蘇特別的發展，除了省立的四個以外，還有一個私立的和許多縣立的。他的辦法也還周密，成績也還可觀，尤其是陶知行先生主辦的曉莊試驗鄉村師範，別出心裁，另開生路，最為社會人士所稱道。不過省立縣立的鄉村師範，都是初中程度，從高小畢業以後，加了三年的訓練，便要去負指導中國農民，改造中國農村的重任，預備恐怕是有點不夠。如果能改為六年制，或至少授課四年，實習二年，他們的預備比較充分，他們的經驗比較豐富，或可擔當那個重大的責任。曉莊師範是招收中等學校和大學的後期生，注重的個人工作，實地工作，

而不注重書本的工作。有了甚麼難題，學生自己想法去解決，或是去參觀書籍的記載，探討教師的意見。他們那個辦法，最足以激發天才，養成適應能力，不過中等才具的學生，在這種制度的下面，不惟不能應付自如，恐怕還要弄得手慌足亂。旁的領袖的訓練，像農業人才，可以在農業中學或是大學農部的特科裏面訓練。社會人才，可以在大學農部特科訓練，也可以附帶在農村師範裏面訓練。

第二個普通的方法，是交通的改良。最新式，最敏捷的交通工具，像無線電報、無線電話、有線電報、有線電話、電車、汽車、飛機、飛艇、飛機、輪船、汽船，是不容易在農村通行的。農村最重要的交通孔道，還要算是河流，鐵路和大道；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是郵政、車類和船類。河流在中國的東南，差不多是四通八達，隨處可以通行。大道在北方平地，十分寬廣，不過路面全係泥土，不便於行車。並且在天雨的時候，變成水溝，尤其阻礙交通。應當將路基加高，路面鋪以碎石或煤屑，路旁挖成水溝以爲洩水之用。路基本十分寬廣，不需另購土地，水溝的泥土，便可作為填

高路基之用，家中無用的煤屑，便可鋪於路面。所費的只是幾個人工，所需的只是幾件器具。農民冬季閒暇甚多，大可利用以修築道路，農家器具也可利用去掘取泥土，簡直可以說是百事具備，只要農民能團結起來，願意犧牲一點，他們馬上就會有很好的道路了。西南各省交通的孔道，是要討厭一點。河流灘高水急，時漲時落，不惟舟行不便，並且還十分危險。陸道非常狹小，只能容兩三人經過，並且上上下下，曲曲折折，真是羊腸鳥道，走起來萬分的困難。要想改良，第一步就要放寬道路，把官路兩旁的土地收買起來，去作路基，然後再平鋪碎土，河沙或煤屑以便車行。不過土地的沒收，是一個十二分困難的問題，要是不給錢嗎，地主們必定拚命的反對，要是給錢收買嗎，又那裏來這許多的錢。所以路基問題，是農民自身不能解決的，一定要政府訂立適當的法規，以便農民的遵守。道路的寬狹，土地的收買，都要政府去辦理。農民能供給的，只是閒暇的光陰，和用具等等。

交通的工具，在道路修築完好的地方，最好是汽車。不過中國農民的經濟，絕對

不能像美國那樣家家戶戶都有汽車。所以只好一個村子聯絡起來，購買兩三輛汽車，既可以便利來往，又可以運送貨物。較短的路途，腳踏車是一種極適用的工具。他的價值低廉，學習容易，十餘里道路，半小時即可到達。北平附近農村，近來腳踏車極為盛行，甚至有以之運送輕便貨物者，將來或能普及全國，亦未可知。河流所用的舟楫，舊日種類已經很多，近來又採用小輪船和汽船，效率大為增進。不過因為帆船的費用低廉，運送貨物，還多半利用舊日的帆船。此外電機工具，在中國現在的農村，恐怕還談不到。惟有郵政一項，應普及各村。美國農村的所以能時常和外界接觸，就是他的農村郵政發展的原故。美國因為辦理農村郵政，便利農民，每年所耗的經費非常的多。中國郵政只知賺錢，不顧及農民的利便，文化的阻礙，所以對於農村郵政，毫不注意。其實為全民福利起見，城市郵政所餘的收入，應當津貼去辦農村郵政。

第三個普通方法，是政治方面的改良。第一步當然要有安定的政局，不再發生任

何內戰。政局安定以後，政府應設法管束政府的官兵，剿撫地方的土匪，使兵匪之患，永遠不再見於二十世紀的中國。這是消極的工作，即是積極工作的預備。積極的工作，第一步就是政策的改變，把以前重工商，輕農村的態度，改變到至少農工商並重。老實講起來，中國的農業，還應當放在工商的前面，因為中國農民是最大多數，食糧是人民的命根，原料是工業的根基。農業的重要是一種絕對的重要，工商的重要只是一種相對的重要。不過單靠政府去注重農業，是沒有多大希望的。壓府的行政人員，雖然不少表示和農民表同情的，但是一方面為工商的金錢勢力所政迫，一方面為勞工組織勢力所壓迫，只好犧牲他們的光陰，去應付勞資兩方的問題，農村問題當然是放在腦後了。農民人是多的，他們共有的金錢，也不在少數，所以無論在人口上，金錢上，農民的勢力非常偉大。不過他們的人和錢，都是散漫的，所以顯不出他們的勢力。希望在黨指導之下的農民協會，能夠充分的發展起來，把全國的農民，在共同的戰線上組織起來，對外可以抵抗外國的帝國主義，對內可

以維持農民應有的地位，不致為社會所輕視，政府所忽視。

這個根本政策確定了以後，政府便可以實地為農民服一點務。第一步當然是農業法規的編訂，使行政的人，有所遵守。農業的產品，要受政府的檢查，以防病蟲害的驅入，和他種有害事件的發生。農民的事業，要受政府的監督，不使越出常軌，發生侵害公眾利益或私人利益的事情。新的事業，政府應極力提倡，獎其上進。好的技術，政府應設法研究，廣為推行。總而言之，凡是有益農民的事業，尤其是農民自身所不能擔負的，政府應負責去辦理。在農村內部，政治的主權，最好交給農民。因為政府鞭長莫及，農村的事業，容易為一般小人所操縱。要是交給他們自己去辦，不惟可以激起他們的責任心，並且可以訓練他們行使他們的民權，為實施民權主義的預備。

其餘如宗教信仰、娛樂美術、衛生健康等等，對於農村問題的解決，都有相當的助力。積極的宗教信仰，可以引起農民的奮鬥精神，自己去謀解決，不致於倚賴他

人或自甘暴棄。娛樂美術可以振作農民的精神，增進人生的樂趣，化單調的，枯寂的農村生活爲美的樂的農村生活。衛生健康更是一切事業的根據，人生快樂的源流，殘缺的身體，一定不能有完好的精神，怎麼還能做一個完好的公民呢！

普通方法只有上面這幾個，特殊方法的數目，比農村問題的數目還要多。因爲特殊方法是對症發藥，爲着某一個問題而設的，並且一個問題解決的方法不只一個，所以農村問題解決的特殊方法也就十分的多。在這本小書裏面，我們當然不能把所有的特殊方法介紹出來，只能提出一兩個問題，把他們的特殊方法來討論。因爲人口和土地問題比較的重要，比較的有系統，我們就提這兩個罷。

人口問題的內幕，我們在上章已經說過，是有幾方面的。人口太少，當然可以用移民入境和獎勵生產兩個方法去解救。不過現代人口問題，尤其是農村人口問題，不是偏於人口太少，乃是偏於人口太多。生出來了的人，誰也有繼續生存的權利，不能像斯巴達的武士道，硬把弱者拋棄，或是像中國的重男輕女，把女兒溺斃。沒

有辦法的辦法，只好把過多的人口，遷徙到旁的地方去。我們現在最要研究的，就是甚麼地方，我們可以安置我們農村裏面過多的人口？這些地方總共能安置多少人？遷徙的以後，舊日的農村，是不是仍舊有人口過多的現象？我們先從遠處着眼，去研究外國對於華人的消納。美國、加拿大、澳洲聯邦、南洋羣島，那一處不需要人工，但是因為僑民的無識和政府的懦弱，在法令上和事實上已經不能移殖我們過多的人口了。要是從家裏打算，去研究滿蒙新疆青海西藏等邊塞，覺得可以容納無數千萬的人民，使中國全部不致有人滿之患。東三省氣候土質，都比其他墾區為優，能消納的人口恐怕也要比較的多。最近統計，三省人口已經超過三千萬，遼寧一省差不多就有二千萬。所以遼寧的希望是希少的；黑龍江地面雖然廣大，但是因為氣候嚴寒和交通遼遠的原故，將來能消納的人口，也是不會多的；比較有希望的，恐怕還要算吉林。不過無論如何，三省將來可以消納的人口，決不能超過現在已有人口的數目。並且現在已有的三千萬人，也在那裏繁殖增加不已，所以能消納的實

數，恐怕還要小。蒙古地面非常的大，不過外蒙一部，沙漠甚多，天然乾燥，可以耕種的地面很少。內蒙三特區，雖然是比較肥沃，但是水分還是不夠，要是不用灌溉制度而用旱農制度，能消納的人口，數量很小。這三特區的面積，比較東三省的面積爲小，可以耕種的荒地雖然沒有詳細的統計，（農商部所公布的荒地畝數，沒有包括蒙人所有牧地，故數目極小。）但是我們可以推知三特區消納的能力，不會比東三省爲大。至於青海、新疆、西藏等懸區，因爲交通、地勢、土肥種種關係，希望尤其渺小。所以無論如何，十八省農村過多的人口，只能遷徙至多五六千萬人到滿蒙等荒地去。三萬多萬農民，遷徙五六千萬，所減少的不過百分之二十，對於農村過多的人口，還是不能澈底的調劑。除了移民墾荒這個辦法外，還有一個最有效力的方法，就是向城遷徙。農業因爲土地所限，不能盡量發展，所以不能容納過多的人口；工商業是可以自由的，無限的向前進展，所以可以容納任何數量的人口（假使食糧和原料不發生問題）。工商業的發展，雖然在經濟上與農民以種種的不

利，但是在人口上，是與農民以種種便利的。將來農村人口唯一的出路，恐怕是個經濟的對頭——城市。荒地可以消納一部分過多的人口，城市可以消納其餘的部分，農村人口數量的問題，是會那樣自然的，輕易的解決下來。不過理想雖然如此，事實上却有不然。山東的人口，不是遷徙了不少到東三省去嗎？外面去的雖然不少，裏面擁擠還是那樣，山東人口的密度，還是在中國占第一位，在世界也聞名。因為人口遷出了以後，內部人口暫見稀少，生產率因之增高。不到幾年，人口的密度，依然恢復了從前的狀況。人口生產不加限制，遷徙方法不會發生效力，人口過多永遠不能解決的。人有人的人權，已生的人當然不能剝奪他們的人權，未生的人，我們是可以阻止的。遷徙過多的人口，只是一個治標的辦法；限制過多的生產，才是一個治本的辦法。人的數量當然是愈多愈好，但是我們不能好好的去保育他們，教養他們，教他們去天死，去勞苦，去過牛馬般的生活，這麼多的人，又有甚麼用。禽獸對於後輩的責任，只在生產一端；人們的責任，應該有生，有養，有教；

知道生產不知道教養的人們，完全是禽獸的行爲。所以按照自己的能力，去限制生育，是絕對人道的，絕對合理的。當然生育限制也有許多的流弊，放任的青年，難免不利用生育限制的方法，去避免他們爲國家生育教養國民的天職。不過我們所主張的，是相對的限制，合理的限制，教不能教養子女的人們去限制，教已有三數兒女的人們去限制。在宣傳生育限制的主張，教授生育限制的方法時，負責的人士要使限制生育的人們，充分了解限制的作用，在合理的範圍內實施限制。還有一個比較不人道的辦法，就是獨身。獨身有強制的獨身和自願的獨身。譬如蒙人男子太多，便送到喇嘛廟裏去，使他不能生育，以便維持人口的數量，這是強制的獨身。自願的獨身，消極的傷心世事或家庭，不願更有室家之累；積極的集中時間和精神，去作學問上或修養上的工作。比較獨身圓通一點的辦法，便是晚婚。因爲人們的繁殖時期——尤其是女子——最盛的是三十歲以前，三十結婚，生育的希望很少，就是二十五歲結婚，兒女的數目和十五六歲結婚的相差得多了。農村生活那樣隔離，

家庭生活那樣重要，獨身是不很方便，很容易的。晚婚的辦法，非常適合農民經濟的情形。二十來歲的人，初到社會去工作，除了倚賴遺產以外，是不容易養家的。一定經過十年八年的工作，有了一點積蓄，才能正式成家。中國農家有遺產的多半是早婚，沒有遺產的多半是晚婚，將來遺產制打破，恐怕晚婚的辦法，也會很盛行的。

人口品質問題的解決，只有兩個辦法去補救，一個是阻止優秀分子的外徙，一個是禁止庸劣分子的繁殖。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向城遷徙，是一種選擇遷徙 *Selective Migration*，好的走了，壞的留在村裏。這種選擇遷徙，要是繼續下去幾百年，農村人口的品質，恐怕會愈趨愈下。我們應當極力改良農村生活，增加農村機會，使優秀分子能夠安心在農村服務，不再向都市裏跑。庸劣分子的生產率，往往較普通為高，要是讓他們自由繁殖，幾百年以後，庸劣分子定會占最大多數，所以不能不有相當的限制。文明一點的限制方法，是不許他們結婚，劣種自然不會繼續下去。

。野蠻一點的辦法，是破壞他們的生殖器，他們雖然還有室家之樂，但是不能生育兒女。最困難的是甚麼人去決定誰是良種，誰是劣種；好到甚麼地步才叫良種，壞到甚麼地步才叫劣種？當然政府可以擔當這個重大的責任，政府也可以假定一個比較和緩的標準。但是農村的輿論，也是有很大效力的。農村中的人民，彼此非常熟識，假使人人有一個選擇良種的念頭，劣種的人，一定沒有人和他們結婚，豈不是一種自然的限制麼！還有一種積極的辦法，是獎勵優秀分子的生產，優秀分子生產率高，庸劣分子的數目，就會比較的減少了。上面所改良的，只是天然的品質。天然品質假使沒有良好的訓練，一定不能充分發展，表現他固有的美質。教育就是扶助天然品質，發展後天品質的一個絕妙方法。我們在上面已經討論過，此處不必重述了。

講到農村土地問題，也有量和質的問題。土地數量問題，是和人口數量問題，有負面的相關；土地太多，人口太少；土地太少，便是人口太多。人口數量問題，多

半是偏於太多；土地數量問題，多半是偏於太少。土地太少，惟一增加的方法，是開墾荒地。當然絕對的土地——土地的總量，是不能增加的，不過農業的土地，耕種的面積，費了相當的代價，是可以增加的。荒地之所以未曾開闢，必定有種種困難原因，不是水分的關係，便是土性的關係，土肥的關係，氣候的關係，距離的關係或民俗的關係。以遊牧為生的民族，當然不去耕種，只消改變他們的農業制度，土地便會利用起來。距離太遠，只消便利交通；土肥太少，可以增加肥料。水分多了，可以排洩；水分少了，可以灌溉。惟獨土壤性質和天然氣候，若是不利於農作，荒地雖然衆多，我們也沒法利用。

土地品質的改良，其效果等於土地數量的增加。中國土地的使用，已經有好幾千年，從前頗能維持土壤物理的性質和土肥。不過最近時期的考察，土質的繼續保持，已經有一點動搖。北部土壤，經風水的吹洗，細的土粒和肥的養料，已經去了不少，生產的能力，也因之大減。南部雖然沒有風吹雨洗，不過土質維持，也是一天

困難一天。最近人造肥料的使用，在江浙及廣東，每年達二三千萬元，可見農民的舊法，已經宣告破產，不能維持舊日的土質。西南各省，因為盛種鴉片，對於土壤的剝奪，尤其利害。假使我們能改良農作制度，利用廐肥和綠肥，去改良我們已有的耕地，使他們的生產力能加一二成，就等於開發全國的墾地。我們為甚麼單講新地的開墾，不講舊地的改良呢！

土地分配是土地問題裏面一個特有的問題，也是農村問題裏面一個特別問題。他的解決方法異常的多，不過只有一個共同的原則，就是「耕者有其田」。在這個原則的下面，僱農、佃農、大農、地主，都沒有存在的餘地。僱農佃農耕的是別人的田，大農是僱別人耕田，地主的田是租給別人去耕，都不是自己耕自己的田。合於這個原則的，只是自耕農、合作農、共耕農和國家佃農幾種；自耕農是個人耕個人的田地，合作農是大家耕大家的田地，共耕農是共同耕種，共同生活，國家佃農是國有土地，人民耕種。在理論上四個辦法都有他們的優點，不過因為農業的不能集

中，農民的不願放棄土地，自耕農恐怕比較是一個適宜一點的辦法。事實告訴我們，也是如此；合作農業只限於買賣，共耕共食在俄國也不受一般農民的歡迎，澳洲的國家佃農，總是在那裏鬧着要買他們的耕地。所以現在的農村，總算是一個自耕農的世界，僱農佃農是要起來革命的，大農和地主是會打倒的，合作農、共耕農，國家佃農也是在那裏搖搖擺擺，站腳不穩呢！大農的打倒，正是那裏進行；土地累進稅（土地愈多，稅率愈高），先給他們以經濟上的不利，收買劃區（把大農的土地，強迫收買，劃成許多的小區轉賣給自耕農），根本上把他們剷除了。資本主義壓迫下的歐美，已經在那裏實行了；三民主義旗幟下的中國，還不趕快籌辦嗎！地主的打倒，像俄國的一紙命令，雖然是痛快淋漓，不過給農村裏面以無數的糾紛，結果還是一班強暴的人們占有多數的土地，不是真正的耕者有其田。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佃農先買權的確定及行使。佃農對於他所耕種的農地，有絕對先買的權利，地主一定先問佃農買不買，然後再能賣給旁人。不過有的時候，地主固意索

取高價，使佃農爲難，政府應當有一種仲裁委員會，代他們評定一個公道的價值。佃農有了先買權，不能說馬上就可得到所耕的田地，因爲佃農願意買，而他的資本不夠，不能償還地主的地價。即使資本充足，而地主不願意賣，佃農也是無可奈何。資本方面，農民應該自動的設立信用合作社，謀彼此的互助；政府也應當設立農民銀行，以極小的利息借款於農民，以極長的年限歸款於銀行。地主的不願，在歐西諸國，有執行強迫先買權的。不管地主賣不賣，只看佃戶買不買，因爲地主既不需用土地，就不應該長久霸占土地的主權。佃戶要買的時候，可以直接要求地主轉讓，或是呈請政府代爲交涉，地主除了親自耕種以外，不能藉口推諉。這個強迫先買權的執行，假使有良好的農村金融機關接濟，不難在短時期內把地主完全打倒，租佃制度完全取消，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原則。

孫中山先生所創之報價收買辦法，也是打倒地主的一個絕好方法。土地的價值，讓地主自己到政府去報告註冊，因爲他們怕照價收買，所以不敢少報，怕值百抽一

，所以不敢多報，一定要報告一個很真實的價值。註冊簿上的價值，完全歸地主所有；註冊以後增長的價值，便劃歸社會所有，去作社會事業。因為人口是一天一天的多，物價是一天一天的高，土地價值的趨勢，也是繼續增加的。假使地價增高三倍，地主所有的只是原價三分之一，社會所有的反有增價三分之二。假使地價增高十倍，地主所有的部分，只有十分之一，十分之一的地主，還能在農村社會裏面活動嗎！不過土地社會價值怎麼管理，怎麼分配，怎樣才能達到「耕者有其田」的原則，中山先生也沒有仔細的提及。

上面所提出來者兩個農村問題，和他們兩個的許多解決方法，並不是特殊方法的全部，乃是特殊方法的幾個樣子。其他的特殊方法，還成千累百，一來太多，二來太細，我們這本小小的叢書裏面，沒有法子去安插他們，只好從略了。只要我們了解農村問題的真相，認定農村改良的目標，按照農村政策的方略，慢慢的一個一個去計劃，一個一個去進行，一切的農村問題，都可迎刃而解，所以他們的各個討論

，也是可有可無的了。

附 錄 本書參考書

- Bailey, *The Country Life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Macmillan, 1911.
- Boyle, *Rural Probl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McClurg, 1921.
- Butterfield, *The Farmer and the New Day*, Macmillan, 1919.
- Galbin, *Rural Social Problems*, Century, 1924.
- Galbin, *Rural Life*, Century, 1918.
- Gillette, *Rural Sociology*, Macmillan, 1928.
- Groves, *Rural Problems of To-day*, Association Press, 1918.
- Hawthorn, *The Sociology of Rural Life*, Century, 1926.
- Lundquist and Carver, *Principles of Rural Sociology*, Ginn, 1927.

- Phefan, Readings of Rural Sociology, Macmillan, 1920.
- Plunkett, The Rural Life Problem of the United States, Macmillan, 1910.
- Sims, Elements of Rural Sociology, Crowell, 1923.
- Sims, The Rural Community, Scribners, 1920.
- Taylor, Rural Sociology; A Study of Rural Social Problems, Harpers, 1926.
- Vogt, Introduction to Rural Sociology, Appleton, 1922.
- 河西太一郎著，農民問題研究，周亞屏譯，民智出版。
- 恩格斯著，農民問題，陸一遠譯，遠東出版。
- 周谷城著，農村社會新論，遠東出版。
- 唐啓宇著，農業經濟問題，民智出版。
- 顧復著，農村社會學，商務出版。
- 楊開道著，農村社會學，世界出版。

農 村 生 活 叢 書

— 著 作 人 履 歷 —

傅 葆

美國康南

中華平民

主任

北平燕京

楊 開

美國愛阿

美國密西

上海復旦

北平燕京

南京中央

唐 啟

美國康南

前南京東南

江蘇農礦廳
主任

農本週動 楊開道著 一册定價